

纂註論語

述雍也

六七

漢書門類				
一	四	六	五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七	八	漢
函	五	
八	五	書
架	冊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55
冊數	16	(5)
函號	277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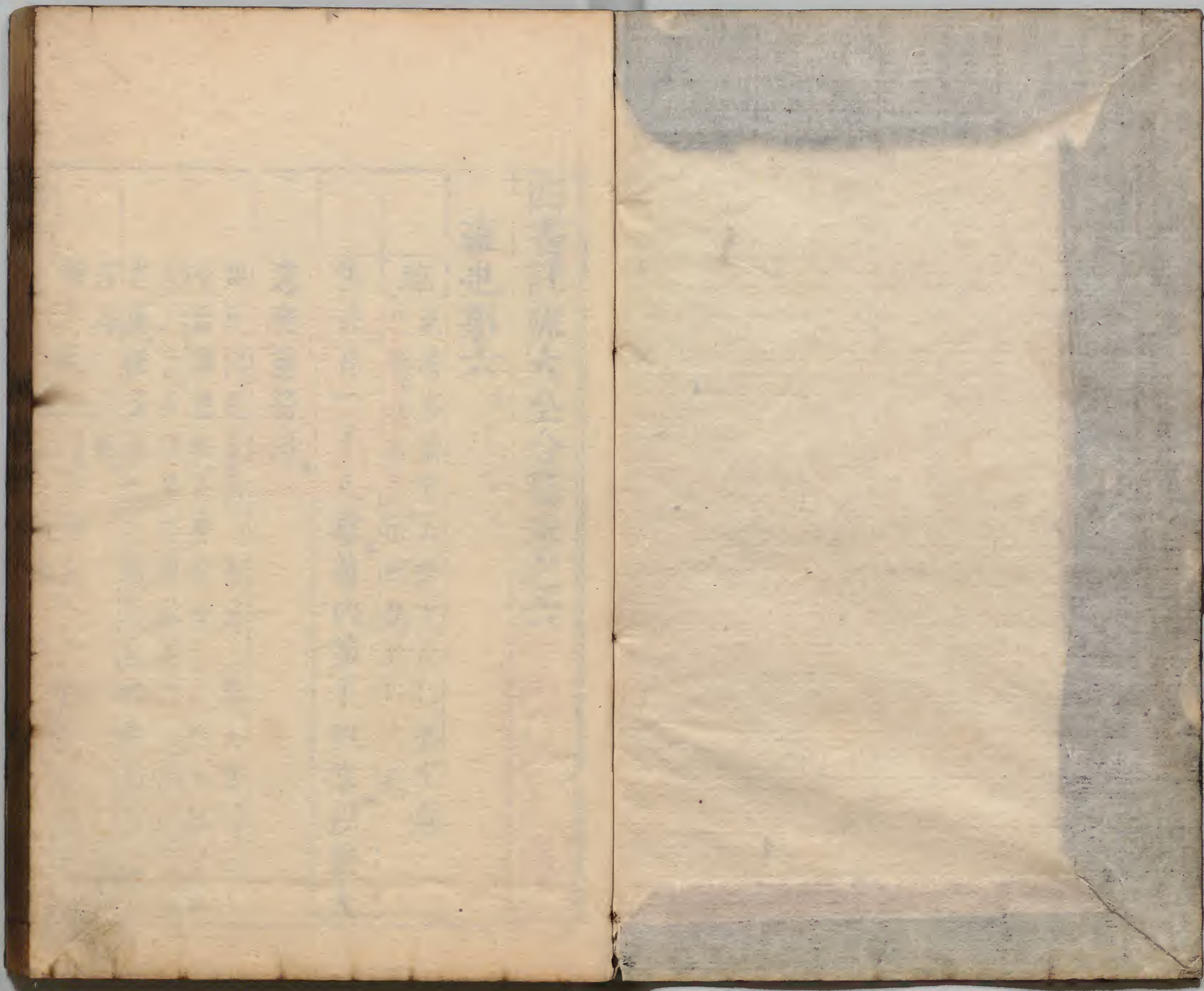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四書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六

淺草文庫

雍也第六

陸曰凡三十三章

疏

此篇亦論賢人君子及仁智中庸之德。大抵與前相類。故以次之。

集註凡二十八章。篇內第十四章以前大

意與前篇同。

胡氏曰。此篇前一半與上篇大意同。而八佾篇論禮樂亦與為政來相接。大抵記聖人之言。多以其類而卷帙之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字以為之別爾。

新安陳氏曰。亦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

家語曰在貧如客使
其臣如借不遷怒不
深怨不錄舊罪是冉
雍之行也

通考勿軒熊氏曰十一章孔門弟子。二章
列國大夫。後十五章多言學。博文約禮。大
學知行之序。斯道指此而言。中庸之德。即
至善所止也。知之好之樂之。即此學也。內
夫子出處一章。變魯變
道一章。則夫子之志也。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陸曰治直吏及一本無治字一本作
言任諸侯治國也

註包云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國政也

皇本

集註南面者人君聽治之位言仲弓寬洪簡
重有人君之度也

厚齋馮氏曰人君聽治之位必體天地陰陽
之對背南而嚮明也

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
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則簡御衆臨下之道
也故有以君之度而可以南面度以德量言
也

洪氏曰語顏淵以為邦王者之
佐也仲弓南面諸侯之任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

物云可也一句簡一句

註王曰伯子書傳無見焉孔曰以其能簡故

曰可也

皇曰仲弓即冉雍也
陸曰桑子即及鄭之秦大夫

皇本無孔曰二字王肅曰至也也在伯子
下以其以下在也簡下

疏鄭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
桑則以此為秦大夫恐非

集註子桑伯子魯人胡氏以為疑即莊周所

稱子桑戶者是也。仲弓以夫子許已南面。故問伯子如何。可者。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簡者。不煩之謂。

朱子曰。莊子所稱子桑戶。與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蓋老氏之流。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

下孟及如字下同

註孔曰。居身敬肅。臨下寬略。則可。包曰。伯子

之簡。太簡。

皇本可作大簡。下並有也字。

集註言自處以敬。則中有主。而自治嚴。如是

一而行簡。以臨民。則事不煩。而民不擾。所以為可。若先自處以簡。則中無主。而自治疎矣。而

所行又簡。豈不失之太簡。而無法度之可守乎。家語記伯子不衣冠而處。夫子譏其欲同

人道於牛馬。然則伯子蓋大簡者。而仲弓疑夫子之過許與。

張存中曰。劉向說苑云。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見此。

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

朱子曰：居敬行簡，是兩件工夫。若要居敬，則所行自簡，則有偏於居敬之意。徒務行簡，老子是也。乃所以為不簡。問居敬行簡之居，如居室之居，曰：然。復問何謂簡，曰：簡是凡事據見定。又曰：簡靜。又曰：居敬是所守正而行之，以簡。

葉氏少蘊曰：簡者臨下之道，而非所以處已也。書記舜之德曰：臨下以簡。此仲弓所以可使南面也。

雙峰饒氏曰：仲弓他日嘗問仁，夫子告之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此居敬之謂也。又嘗問政，夫子告之曰：先有司，赦小過，舉

賢才，此行簡之謂也。居敬行簡，其得於平日師友之所講磨者如此，則可使南面固有所自來矣。若伯子之不衣冠而處，則有仲弓之資，而無仲弓之學者也。大簡之失，不亦宜乎。簡於行事上用得，於治已上用不得，故行簡則可，居簡則不可。

新安陳氏曰：簡與敬正相反。故書曰：簡而無傲。蓋簡易流於傲，無傲者欲以敬矯簡之流弊也。敬而簡則為簡嚴，簡易之簡，不然則為簡忽，簡畧之簡。

子曰雍之言然。

疏 此章明行簡之法。

集註 仲弓蓋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所言

之理有默契焉者故夫子然之。程子曰子
 桑伯子之簡雖可取而未盡善故夫子云可
 也。仲弓因言內主於敬而簡則為要直。內存
 乎簡而簡則為踈畧。可謂得其旨矣。又曰居
 敬則心中無物。故所行自簡。居簡則先有心
 於簡而多一簡字矣。故曰太簡。

朱子曰世間有居敬而所行不簡者如上蔡
 說呂進伯是簡好人極至誠只是煩擾便是
 請客也須臨時兩三番換食次又有不能居
 敬而所行却簡易者每事不勞擾只從簡徑

處行如曹參之治齊專尚清淨及至為相每
 日酣飲不視事隔牆小吏歡呼參亦酣歌以
 和之何有於居敬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未聞好學者也。問下皇本有曰字 陸曰本或無亡字即連下句讀

註凡人任情喜怒違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符問反
 遷者移也。怒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
 不善未嘗復行。皇本有也字 丁浪反 扶又反

疏 此章稱顏回之德。凡事應失而得曰幸。應得而失曰不幸。惡人橫天，則惟其常。顏

回以德行著名，應得壽考，而反二十九髮盡

白，三十二而卒，故曰不幸短命死矣。此稱

其好學而言，不遷怒貳過者，以不遷怒貳過

由於學問既篤，任道而行，故舉以言焉。以明

好學之深也。一曰以哀公遷怒貳過，而孔子因以諷諫。

集註 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

於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

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

又以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

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

又以前者，不復於後。顏子克己之功，至於如此，

可謂真好學矣。短命者，顏子三十二而卒也。

既云今也則亡，又言未聞好學者，蓋深惜之。

論語 卷六 雍也

物云不遷怒，未註盡之，不貳過，貳重也。如貳勝之貳過，而不改，又從而文之，是謂重過。

子曰慊於已者不使萌於再或曰詩書六藝七十子非不習而通也而夫子獨稱顏子爲好學顏子之所好果何學歟程子曰學以至乎聖人之道也學之道奈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旣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故

學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然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焉若顏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則其好之篤而學之得其道也然其未至於聖人者守之也非化之也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今人乃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所以爲學者不過記誦文辭之間其亦異乎顏子之學矣

厚齋馮氏曰師有父兄之道故稱受教者為弟子當是時曾子尚少好學而可以傳道者唯顏子一人而已曰今也則亡言好學者無存也不曰不聞而曰未聞不敢以一已之聞見厚誣天下之無人又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許氏曰心過常小身過常大顏子雖有心過無身過無身過易無心過難要當制之於心而已

朱子曰不遷字在聖人分上說便小在顏子分上說便大

勉齋黃氏曰謂顏子之天資則只是明與剛論顏子之用功則只是敬與義惟其明且敬也故幾纔動處便覺惟其剛且義也故纔覺便與一刀兩段問不遷怒魯齋許氏曰是聖人境界之事也

如何便到得且自念思難為始

于偽反

○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

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

音丙

音父六斗四升也

註馬曰子華弟子公西華赤之字六斗四升

皇本無之字字下有也字

曰釜包曰十六斗曰庾馬曰十六斛曰秉五

皇本有也字

皇本有也字

皇本作為

秉合為八十斛

皇本無為字

皇本有也字

皇疏作甌

疏昭三年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

也聘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

周一升為日本之八分九撮八三九四六六七不盡則釜為五升七合五勺弱庾為一斗四升三合七勺微強五秉為七石一斗八升五合九勺有奇皇曰案苞注十六斗為庾與賈氏注國語同而不合周禮周禮旄人職云豆實三而成穀鄭云豆實四升則穀實二斗二升也又陶人職云庾實二穀按如陶旄二文則庾二斗四升矣而苞氏注曰十六斗為庾即聘禮之數

杜

五

雍也

也聘禮十六斗曰數
不知苞賈當別有
所出耳

論語

卷六

乘鄭註云乘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為
數者今文斂為逾廩逾斂其數同故知然
也

集註子華公西赤也使為孔子使也釜六斗

四升廩十六斗乘十六斛

慶源輔氏曰或使於他邑或使於外國不可
知也大夫無私交此必未為大夫時事又孔
子將之荆先之以子路申之以冉有皆使之
類也又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大夫雖無私
交若此則無害也

於既反

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

子周急不繼富

註鄭曰非冉有之太多也

皇本

疏正義曰此章論
君子當賑窮急

上音泰或吐煩反

集註乘肥馬衣輕裘言其富也急窮迫也周

者補不足繼者續有餘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

註包曰弟子原憲思字也孔子為魯司寇時

以思為宰粟宰之祿也九百不言其量不可

熙按周與賜給也
贍也詩大雅靡人
不周鄭箋周當作
賜疏以周於人其
字當以負故轉為
賜

皇本苞氏曰弟
子原憲也思字也
孔子為魯司寇
以原憲為家邑
宰也孔安國曰
九百九百斗也辭
讓不受也
物為九百斗為
日本之八石零八升通

五

卷六 雍也

九

一歲為九十七石蓋
中士之祿也

考

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音無

皇本

註孔曰祿法所得皇本無當受無讓鄭曰五家為鄰

五鄰為里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

疏此章明為仕受祿之法

集註毋禁止辭五家為鄰二十五家為里萬

二千五百家為鄉五百家為黨言常祿不當

辭有餘自可推之以周貧乏蓋鄰里鄉黨有

相周之義程子曰夫子之使子華子華之

為夫子使義也而冉有乃為之請聖人寬容

不欲直拒人故與之少所以示不當與也請

益而與之亦少所以示不當益也求未達而

自與之多則已過矣故夫子非之蓋亦苟至

乏則夫子必自周之不待請矣原思為宰則

有常祿思辭其多故又教以分諸鄰里之貧

者蓋亦莫非義也張子曰於斯二者可見聖

人之用財矣。夫豈非君子曰：與其取之於人，

與其取之於財。夫豈非君子曰：與其取之於財，

與其取之於人。夫豈非君子曰：與其取之於財，

與其取之於人。夫豈非君子曰：與其取之於財，

與其取之於人。夫豈非君子曰：與其取之於財，

與其取之於人。夫豈非君子曰：與其取之於財，

與其取之於人。夫豈非君子曰：與其取之於財，

與其取之於人。夫豈非君子曰：與其取之於財，

與其取之於人。夫豈非君子曰：與其取之於財，

與其取之於人。夫豈非君子曰：與其取之於財，

其秘而輕財重義。清苦廉遜之人，亦將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

川其舍諸？

舍音捨。注同。棄也。音赦。置也。息啓反。

註：犁，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

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

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也。

疏

此章復謂冉雍之德也。

集註：犁，雜文。騂，赤色。周人尚赤，牲用騂。角，角

陸曰：犁，利之反。雜文，昌黎又力之反。色，如狸也。又力兮，反耕犁之牛。皇言：范寧曰：謂非必對言也。物云：左傳：宋公用辭子於社，是曰用者，謂以爲牲也。山川，不舍者，譬言天不舍也。雖欲勿用者，人也。故知天不舍也。

周正中犧牲也。用用以祭也。山川山川之神也。言人雖不用神，必不舍也。仲弓父賤而行惡，故夫子以此譬之。言父之惡不能廢其子之善，如仲弓之賢自當見用於世也。然此論仲弓云爾，非與仲弓言也。范氏曰：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鯀為父而有禹，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子能改父之過，變惡以為美，則可謂孝矣。

潛室陳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社稷之牛角尺，以其色既赤，又且角中程度也。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言集本 註：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同上

疏 此章稱顏回之仁，三月為一時，天氣一變，人心行善亦多隨時移變，唯回也，其心

雖經一時復一時，而不變移，違去仁道也。其餘則斲有至仁時，或一日，或一月而已矣。

集註：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

物云不違仁者，依於仁也。依與違反，謂其心苟能依於仁，則其它衆德皆自然來集矣。回也如賜也，呼顏子告之也。三月者，假設而言，其久也。日月至焉而已者，謂日而至，月而至也。至者，知至之至也。

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日月至焉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也。程子曰：三月，天道小變之節，言其久也。過此則聖人矣。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欲，少有私欲，便是不仁。尹氏曰：此顏子於聖人未達一間者也。若聖人則渾然無間斷矣。張子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

在我者。

朱子曰：三月，只是言甚久爾，非謂三月後必違也。古人三月無君則弔，失國三月則復。詩人以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夫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皆久之意。三月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為主也。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為客也。誠知辨此，則不安於客而求為主於內必矣。徐氏潛生曰：終食者言其存養之密。三月者言其持守之久。一日者言其速。日月至焉，言其踈。此皆存乎一己者也。若夫漸民以仁，摩民以義，教化行而禮樂興，使民浹於肌膚，滲於骨髓，非三十年之久，不可得也。

音餘下同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

皇曰衛瓘曰何有者
有餘力也
物云賜也達蓋通於
國體人情莫有滯礙
如所謂疎通知遠書教
也是達已

論語

卷六

三

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
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
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也皇本下同

註包曰果謂果敢決斷。孔曰達謂通於物理。

藝謂多才藝也。

丁亂反

疏此章明子路子貢冉有之才也。

集註從政謂為大夫達通事理藝多才能。

程子曰季康子問三子之木可以從政乎夫

子答以各有所長非惟三子人各有所長能
取其長皆可用也。

胡氏曰由求為季氏宰久矣此問從政謂可
使為大夫否也蓋宰有家事而已大夫則與
聞國政然康子卒不能與三子同升諸公此
魯之所以不競也。

雙峯饒氏曰求也旅泰山不能救伐顓臾不
能止是不果也由也以正名為迂是不達也
唯子貢達於事理占得地步却濶使其從政
必不肯為季氏聚斂為衛輒死難。

齊氏曰季桓子垂歿有遺言召孔子而康子
止召冉求然則其先問由賜也意故在求而
假之以發端爾。

論語

卷六 雍也

三

陸曰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二字

論語

卷六

十四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起度反

音秘邑名

音問水名

于偽反

叛

皇本下同

註孔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

聞子騫賢，故欲用之。不欲為季氏宰，託使者

善為我辭焉。說：今不復召我去之汶上，欲北

如齊也。

皇本無馬字

力呈反

扶又反

復我者重來召我也

直用反

疏此章明閔損之賢也。季氏僭禮樂，逐昭公，是不臣也。昭十三年南蒯以費畔，又公

山弗擾以費畔，是數畔也。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齊，在齊南魯北，故曰汶。

北如齊

集註：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費季氏邑汶水

名，在齊南魯北。竟上，閔子不欲臣季氏，令使

者善為已辭，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

曾子數人而已。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

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况閔子得聖人

為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

論語

卷六 雍也

三

莧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在聖人則有不然者。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閔子豈不能早見而豫待之乎。如由也不得其死。求也為季氏附益。夫豈其本心哉。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通考仁山金氏曰。子夏嘗為莒父宰。子游為武城宰。子賤為單父宰。費乃季氏私邑。夫子嘗欲墮之。宜閔子所不屑也。

皇曰。伯牛弟子冉耕字也。魯人。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矣。

音容 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註馬曰。伯牛弟子冉耕。包曰。牛有惡疾。不欲

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孔曰。亡。喪也。疾

甚。故持其手曰。喪之也。包曰。再言之者。痛惜之

甚也。

疏。此章孔子痛惜弟子冉耕。有德行而遇惡疾也。行善遇凶。非人所召。故歸之於命。淮

南子云。伯牛癩。

集註伯牛孔子弟子姓冉名耕有疾先儒以
 為癩也。牖南牖也。禮病者居北牖下。君視之
 則遷於南牖下。使君得以南面視已。時伯牛
 家以此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
 而自牖執其手。蓋與之永訣也。命謂天命。言
 此人不應有此疾。而今乃有之。是乃天之所
 命也。然則非其不能謹疾而有以致之。亦可
 見矣。侯氏曰。伯牛以德。行稱亞於顏閔。故

其將死也。孔子尤痛惜之。

喪大記。疾病。外內皆掃。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疏曰。病者雖恒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通考。仁山金氏曰。牖字誤。當作璠。蓋室中北牖而南牖。璠。璠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為壁。西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窓。名謂之扉。屋漏。然無北牖之名。慶源輔氏曰。不入其室。避過奉之禮。義也。自牖執手。致永訣之意。仁也。此聖人從容中禮處。南軒張氏曰。如顏冉之死。乃可謂命。於顏曰。短命。於冉曰。命矣夫。蓋其修身盡道。謹疾。又無憾而止。於是則曰。命而已。若有取死召疾之道。則是。有以致之。而至非天命之正矣。

牖以九切。說文。穿壁以木為窓也。
 城曰墉。又築土壘。壁曰墉。儀禮士喪禮注。堂中北牆謂之墉。禮郊特牲。君南向于北墉下。

命語

卷六 雍也

物云顏子不以貧窶累其心信天命之篤也

物云樂先王之道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音丹 音嗣 音洛 音逆反 戶降反注同

註孔曰：簞，筍也。顏淵樂道，雖簞食在陋巷，不改其所樂也。

改其所樂也。

瓢，瓠也。皇本

皇曰：簞，竹管之屬也。用貯飯。瓢，瓠片也。匏，持盛飲也。又云：所樂則謂道也。

疏：此章歎顏回之賢。案鄭註：曲禮云：圓曰筍，方曰筍。然則筍與筍方圓異，而此云筍

筍者，以其俱用竹爲之。舉類以曉人也。

集註：筍，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

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故夫子再言賢哉。

回也，以深歎美之。○程子曰：顏子之樂，非樂

簞瓢陋巷也，不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所樂

也。故夫子稱其賢。又曰：簞瓢陋巷，非可樂，蓋

自有其樂。爾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

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

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

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

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

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程子曰所處在貧賤未嘗不樂不然雖富貴亦常歉然不自得故曰莫大於理莫重於義
○問顏子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與貧賤而在陋巷者何以異乎曰貧賤而在陋巷者處富貴則失乎本心顏子在陋巷猶是處富貴猶是○鮮于侁問顏子何以不改其樂伊川曰君謂其所樂者何也曰樂道而已曰使顏子以道為樂而樂之則非顏子矣
朱子曰顏子之樂亦如曾點之樂但孔子只說顏子是恁地樂曾點却說許多樂底事來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顏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知此顏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從本原上看方得○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

通考朱氏公遷曰孔子渾然天理故貧富不能動其心顏子能克己復禮故不以貧富動其心此孔顏之所以分也音悅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皇本作悅

註孔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如字音丁仲反自止耳非力極也皇本作汝註同

疏此章勉人學也

集註力不足者欲進而不能畫者能進而不

物之中道而廢者雖廢亦在道之中也廢謂廢業也在道之中謂之中道猶如中流中林言古之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以力不足自稱是望畫地而不進矣表記曰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而後已

欲謂之畫者如畫地以自限也。○胡氏曰孔子稱顏回不改其樂冉求聞之故有是言然使求說夫子之道誠如口之說芻豢則必將盡力以求之何患力之不足哉畫而不進則日退而已矣。此冉求之所以局於藝也。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馬融皇本下同註孔曰君子為儒將以明道小人為儒則矜其名也。

物之儒字見周禮通有文學者之稱子夏長於文學孔子欲其所學施諸君子之事而不欲施於小人之事也君子之事者謂出謀發慮使其國治民安也小人之事者謂徒務邊豆之末以供有司之役也

疏

此章戒子夏為君子也言人博學先王之明道小人則矜其才名言女當明道無得矜名也。

集註 儒學者之稱程子曰君子儒為己小人

儒為人。○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朱子曰君子儒小人儒同為此學者也若不
就己分上做工夫只要說得去以此欺人便
是小人儒

附朱子或問 洪氏曰讀論語者必先辨其
言之先後若參也魯也魯必先於一唯之對也片
言折獄必後於由之行詐也子張未仁必先
於能行五者也子夏切問近思必後於小人
儒也門人所記初無
次序不可以不考也音汝

皇本爾作耳字下有哉字注同

○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

皇曰弟子言偃字也

皇本作汝

徒甘反

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

也

右定反

註包曰武城魯下邑孔曰焉耳乎皆辭包曰

皇曰答送句之辭也

皇本

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言其公且方也

疏 此章明子羽公方也史記弟子傳云澹臺

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
退而修行各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
取人失
之子羽

集註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

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飲射讀法之類不由

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

言言
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
人之私可見矣。○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
故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
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矣○後○世○有○不○由○徑○者○
人○必○以○為○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為○簡○非○孔○氏○
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愚○謂○持○身○以○滅○明○為○
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為○法○則○無○邪○
媚○之○惑○

胡氏曰言魯下邑非大夫之采邑也飲謂鄉
飲酒周禮鄉大夫賓賢能飲國中賢者能者
州長習射黨正蜡祭皆行鄉飲酒禮射謂鄉
射周禮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
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典舞州長春秋
以禮會民皆行鄉射禮讀法則州長於正月
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吉日族師於月吉閭
胥於既比皆行讀法禮以是知為邑宰者亦
然也其他則凡涉乎公家者皆是也
附朱子或問○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然則滅
明之所謂公事者何事也曰以士民之分言
之則凡飲酒讀法而羣至乎有司者公事也
以邑宰之知已而訪問焉則凡一邑之間利
病休戚之所關而當以告于有司者辨公事
也。以是而至其室亦何嫌之有且既曰得
人矣則安知其不已受署而為之屬乎。

皇曰門魯國門也策杖也又曰六籍唯用馬乘車無騎馬之文唯曲禮云前有車騎是騎馬耳今云策其馬不知為騎馬為乘車也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都練反

註孔曰魯大夫孟之側與齊戰軍大敗不伐者不自伐其功馬曰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

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

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拒敵

馬不能前進耳

疏此章言功以不伐為善也案司馬謀帥篇曰夫前驅啓乘車大震倅車屬焉大震

節大殿也音相似襄二十三年左傳曰齊侯伐衛大殿商子游御夏之禦寇詩曰戎戎十乘以先啓行是殿在軍後前曰啓也案哀十一年左傳說此事云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文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記之也

集註孟之反魯大夫名側胡氏曰反即莊周

所稱孟子反者是也伐誇功也奔敗走也軍

後曰殿策鞭也戰敗而還以後為功反奔而

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也事在哀公十一年

論語 卷六 雜也

○謝氏曰：人能操無欲上人之心，別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而凡可以矜已誇人者，皆無足道矣。然不知學者欲上人之心，無時而忘也。若孟之反，可以為法矣。

朱子曰：莊子所謂孟子反，蓋聞老氏懦弱謙下之風而悅之者也。○問人之伐心固難克，然若非先知得是合當做底事，則臨事時必消磨不去。○諸葛孔明所謂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若知凡事皆其職分之所當為，甚大功業亦自然無伐心矣。朱子曰：也不是恁地，只是心地平底人，故能如此。○孟之反不伐，與馮異之事不同，蓋軍敗以殿

為功殿於後，則人皆屬目歸他，若不說便是自承當殿後之功。若馮異乃是戰時有功，後來事定，諸將皆論功，他不自言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註：孔曰：佞，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

貴之。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言，當如祝鮀之

佞，而反如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害也。

疏：此章言世尚口才也。春秋定四年會于召陵，盟于臯鼫，左傳曰：將會，衛侯行，敬子

庶母是必論當世之人有所比耳。孔子言衛靈公之無道而所以不喪者，取之祝鮀，則佞未嘗無用矣。今所謂才子者，古之佞人也。故曰：雍也仁而不佞，豈為邪之謂哉。物云美，主容觀之美，不必主色也。

徒多反 張遙反 宋朝，宋公子名朝，有美色。通于衛靈公夫人南子者也。

名，皇本下同。

字，為宗祝。

陸作及云，本作反義，亦通。

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是祝鮀即子魚也。傳又曰。及臯。颺將盟。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鮀私于長弘。文多不載。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是時世貴之也。定十四年左傳。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杜註云。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在宋呼之。是朝為宋之美人。而善淫也。

集註祝宗廟之官。衛大夫。字子魚。有口才。朝。

宋公子有美色。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

蓋傷之也。却云。夫子以和乃有二字直貫。下句文義甚牽強。

問謝氏疑而字為不宗。朱子曰。當從伊川說。謂無鮀之巧言與朝之美色。難免於合必見。

物云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於是乎有戶。是戶聖人所作也。道而聖人所立也。道之不可不由其猶戶乎。

憎疾也。

雙峯饒氏曰。世教明則人知善之可好。而不好諛。知德之可悅。而不悅色矣。通考仁山金氏曰。而有而宗。猶與字。古者兩事相兼者。以而字中。迺之。

皇本戶下有者字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註孔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譬由出入要。

當從戶也。

疏此章言道為立身之要也。

集註言人不能出不由戶。何故乃不由此道。

六雍也

耶怪而歎之之辭。○洪氏曰：人知出不出戶，而不知行必由道，非道遠人，人自遠爾。

朱子曰：何莫之云，猶何莫學於詩耳。若直以出不能不由戶，譬夫行之不能不由道，則世之悖理犯義，而不由於道者，為不少矣。又何說以該之耶。

新安陳氏曰：夫子怪歎時人，蓋曉人以道之當必行，亦以見道之本不難行也。與孟子夫道若大路然，人病不求之意相似。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彼貧及文質相半也說文作份文質備

註包曰：野，如野人言鄙畧也。史者，文多而實

少彬彬，文質相半之貌也。

疏 此章明君子也

集傳：野，野人言鄙畧也。史，掌文書多聞習事，

而誠或不足也。彬彬，猶班班，物相雜而適均

之貌。言學者當損有餘，補不足，至於成德，則

不期然而然矣。○楊氏曰：文質不可以相勝，

然質之勝文，猶言其可以受和，白可以受采。

也文勝而至於滅質則其本亡矣雖有文將

安施乎然則與其史也寧野。

朱子曰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周諸史并周禮諸屬各有史幾人慶源輔氏曰史如周官大史小史之屬大史掌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所謂多聞也大史小史皆掌喪祭賓客會同朝覲軍旅之事所謂習事也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註馬曰言人所生於世而自終者以其正直也包曰誣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免也

之道本皇

物之韓愈等解直德字之誤古書德作惠言人皆有其德中庸所謂夫婦之愚可與知可能行者是也是其所以生存乎天地之間也罔無也言無德也於辭為協何則直不謂無矣

疏 此章明人以直為德。

集註 程子曰生理本直罔不直也而亦生者

幸而免耳

龜山楊氏曰人之生也直是以君子無所往而不用直直則心得其正矣古人於幼子常示毋誑所以養其直也所謂直者公天下之好惡而不為私耳
朱子曰此章之說程伯子之言約而盡矣兩生字雖若不同而義實相足蓋曰天生是人也實理自然初無委曲故以乃不能順是而猶能保其生焉是以免特去下而已耳如木方生被入折了便不直多慮是死到得不死幸然如此其

德可謂無矣聞不直也未聞無直也故直字是則罔不可訓無也止可以誣罔解也罔字以誣罔解則罔之生也不成言矣故韓愈為是又云免如免而無恥免於今之世知免夫之免謂免於刑戮也

附朱子或問蘇氏曰罔不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禮也木之曲也或抑之木之曲也或碍之。水不碍木不抑未嘗不直也。凡物皆然而况於人乎。故生之理直不直而生者幸也非也。正也。

者。○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呼報及下同

然心音洛

註包曰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也。

疏此章言人之學道用心深淺之異也。

集註尹氏曰知之者知有此道也好之者好

而未得也樂之者有所得而樂之也○張敬

夫曰譬之五穀知者知其可食者也好者食

而嗜之者也樂者嗜之而飽者也知而不能

好則是知之未至也好之而未及於樂則是

好之未至也此古之學也所以自彊而不息

者歟

程子曰學至於樂則成矣篤信好學未如自得之為樂

雍也

問不如樂之者此樂字如與顏子之樂意思差
 異否朱子曰較其大槩亦不爭多但此樂之
 者之字是指物而言是古得乎此道從而樂
 之也猶樂斯二者之樂無不循理之樂如顏子
 之樂又較深是安其所習而後與萬物為一泰
 然無所窒礙非有物可玩而樂之也○此章
 當求所知所好所樂為何物又當玩知之好
 之樂之三節意味是如如何又須求所以知之
 好之樂之之道方於已公力上有得力處雙峯
 饒氏曰論地位則知不加不好好不如樂論工
 夫則樂原於好好原於知知大學物格知至是
 知之者誠意如好好色且好之者意識而心
 正身修則心廣
 體胖而樂矣時學反注可上同 魚據反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

以語上也

註王曰上謂上知之所知也兩舉中人以其

可上可下也

疏此章言授學之法當稱其才識也○人之

中中下下上中下下中下下也上上則聖人也下
 下則愚人也皆不可移也其上中以下下中
 以上是可教之人也中人謂第五中中之人
 也以上謂上中上下中上之人也以其才識
 優長故可以告語上知之所知也中人以下
 謂中下下上中下中下之人也以其才識暗劣故
 不可以告語上知之所知也此應云中人以
 上可以語上以下不可以語上而繁文兩舉

物之道莫有上下故
 今此所謂上乃謂上
 智之所知也

言言 卷六 三九
中人者以其中人可上可下故也言此中人
若才性稍優則可以語上才性稍劣則不可
以語上是其
可上可下也

集註語告也言教人者當隨其高下而告語
之則其言易入而無躐等之弊也○張敬夫
曰聖人之道精粗雖無二致但其施教則必
因其材而篤焉蓋中人以下之質驟而語之
太高非惟不能以入且將妄意躐等而有不
切於身之弊亦終於下而已矣故就其所及

而語之是乃所以使之切問近思而漸進於
高遠也

理只是一致譬之水也有把與人少者有把
與人多者隨其質之高下而告之非其理有
二致也又曰正如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告仲
弓以持敬行恕告司馬牛以言之訥蓋清明
剛健者自是一樣恭默和順者自是一樣有
病痛者自是一樣皆因其所及而語之也
于萬反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
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註王曰務所以化道民之義包曰敬鬼神而

不黷孔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為仁也

疏 陸作瀆徒木反本今作黷此章明仁

集註民亦人也獲謂得也專用力於人道之

所宜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

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

也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程子曰人多

信鬼神惑也而不信者又不能敬能敬能遠

可謂知矣又曰先難克已也以所難為先而

不計所獲仁也呂氏曰當務為急不求所難

知力行所知不憚所難為

或問所謂鬼神非祀典之正何以使人敬之

以為祀典之正又何以使人遠之朱子曰聖

人所謂鬼神無不正也曰遠者以其處幽故

嚴之而不瀆耳若其非正則聖人豈復謂之

鬼神哉在上則明禮以正之在下則守義以

絕之固不使人敬而遠之然亦不使人褻而

慢之也○民者人也義者宜也如詩所謂民

之秉彛即人之義也○鬼神如宗廟山川當

敬而不可褻近泥著纔泥著便不是且如卜

筮用龜所不能免臧文仲却為山節藻稅之

言

卷六 雍也

三

于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這是熟底。先難後獲。是得仁底人。君子行法以俟命。是生底先難後獲。是求仁底人。
 雙峯饒氏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兩句當合看。如未病謹疾。既病醫藥。人事所宜也。不務此而專諂鬼神。不知也。為善去惡。人道所宜也。不務善而專媚神以求福。不務去惡而專媚神以免禍。皆不知也。
 慶源輔氏曰。能敬則知人與鬼神。二而一之。不可教。能遠則知人與鬼神。一而二之。不可。是可不謂之知乎。
 新安陳氏曰。先難所包者。濶本不但言克己。程子謂克己是於所難之中。又舉甚者言之。而求仁之功莫先焉。
 雲峯胡氏曰。務者事之所當為。先者心之所當急。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音岳又五孝及下同

註包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己。仁者樂。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包曰。日進故動。孔曰。無欲故靜。鄭曰。智者自役。得其志。故樂。包曰。性靜者多壽考也。

疏 此章初明知仁之性。次明知仁之用。三明知仁之功也。○知者役用才知。成功得志。故歡樂也。仁者少思寡欲。性常安靜。故多壽考也。

集註樂喜好也知者達於事理而周流無滯
 有似於水故樂水仁者安於義理而厚重不
 遷有似於山故樂山動靜以體言樂壽以效
 言也動而不括故樂靜而有常故壽程子
 曰非體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

朱子曰此不是兼仁知而言是各就其一體
 而言世自有一般渾厚底人一般通曉底人
 各隨其材有所成就如顏子之徒是仁者子
 貢之徒是知者是泛說天下有此兩般人耳
 ○惟聖人兼仁智故樂山樂水皆兼之自聖
 人而下成就各有偏處○仁靜知動易中說

仁者見之陽也知者見之陰也這樣物事大
 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已仁也
 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
 也教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
 樣物事皆有動靜自仁之靜知之動而言則
 是成已仁也成物知也自仁之動知之靜而
 言則是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仁者敦厚
 和粹安于義理故靜知者明徹疏通達於事
 變故動但詳味仁知二字氣象自見得動靜
 處非但可施於文字而已○動不是勞攘紛
 擾靜不是塊然死守這與樊遲問仁知章相
 連自有互相發明處專理會人道之所當行
 而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見得日用之間流
 行運轉不容止息曉然無疑便是知者動處
 心下專在此事都無別慮繫絆見得合當做
 底事做去是先難後獲便是仁者靜

程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言其體動靜如此知者樂所運用處皆樂仁者壽以靜而壽仁可以兼知知不可以兼仁如人之身統而言之則只謂之身別而言之則有四支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註包曰言齊魯有大公周公之餘化大公大

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

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也

集註孔子之時齊俗急功利喜誇詐乃霸政

之餘習魯則重禮教崇信義猶有先王之道

風焉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耳道則先王

之道也言二國之政俗有美惡故其變而之

道有難易○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

不以為齊勝魯也然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

由桓公之霸為從簡尚功之治太公之遺法

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修舉廢墜

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愚謂二國之

俗惟夫子為能變之而不得試然因其言以

考之則其施為緩急之序亦畧可見矣

雙峰饒氏曰魯至漢初猶為項羽城守不下其崇信義可知

雲峰胡氏曰先儒云王伯之辨莫如孟子不知夫子此章所以辨玉伯者嚴矣

魯齊王氏曰閔元年齊仲孫湫謂桓公曰魯猶秉周禮哀十一年季孫欲用田賦使冉有

訪諸仲尼仲尼曰且子季孫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昭二年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

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此所謂猶存周公之法也

也國語管仲為政制國為二十一都註云此非周制不立卒伍不修甲兵作內政而寄

軍令則可速得志於天下注云內政國政也此所謂從簡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蓋期

年報功此所謂尚功者也

朱子曰太公之封於齊也舉賢而尚功孔子

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孔子曰後世寢微矣若論魯如左傳所載

有許多不好事只是却不曾被入折壞了○齊魯初來氣象已自不同桓公管仲不能遵

守齊之初政却全然變易盡在功利上魯畢竟先世之遺意尚存如哀公用田賦猶使人

來問孔子他惟知得前人底是所以來問若桓公管仲却無這意思自道他底是一向做

去不顧○以地言之則齊險而魯平以時言之則齊厚而魯薄以勢言之則齊強而魯弱

以俗言之則齊尚誇詐而魯習禮義蓋其風氣本不同矣是以自其本而言之則雖太公

之盛時已必一變而後可以至於周公伯禽之王道自其末而言之則齊俗益壞之後又

物云蓋時俗湎于酒而
獻酬之禮不可廢焉故
大其觚以適其量是
觚之所以不觚也
又云以日本之量求
爵受八勺九觚受一合
七勺八觚受二合六勺
七角受三合六勺弱散
与觥受四合五勺弱

必一變而後可以及魯之衰也。然當是時。非
夫子之得邦家。亦孰能成此一變之功哉。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音孤。酒爵也。容三升。

註馬曰。觚。禮器也。一升曰爵。二升曰觚。觚哉。觚

哉。言非觚也。以喻為政不得其道則不成也。

疏。此章言為政須遵禮道也。○案。特牲禮。用
三爵。三觚。四觶。一角。三散。是觚為禮器也。

異義。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
觚。觚。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觶。觶。適也。飲當
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不能自適。觸罪過
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自節。為人謗訕。總
名曰爵。其實曰觴。觴者。餉也。觥亦五升。所以
罰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

然著明。非所以餉。不得名觴。

此唯言爵。觚者。略言之也。

集註。觚。稜也。或曰酒器。或曰木簡。皆器之有

稜者也。不觚者。蓋當時失其制而不為稜也。

觚哉。觚哉。言不得為觚也。○程子曰。觚而失

其形制。則非觚也。舉一器而天下之物。莫不

皆然。故君而失其君之道。則為不君。臣而失

其臣之職。則為虛位。范氏曰。人而不仁。則非

人。國而不治。則不國矣。

洪慶善曰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此夫子因
獻酬之際有所感也
厚齋馮氏曰項師古曰學書之牘或以記事
削木為之其形或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孔子
嘆卽此也竊謂觚為酒器見於禮經為木簡
見於漢急就章竊謂為簡屬者秦漢以後之
稱非孔子所謂也木簡之觚今文從觚
朱子曰古人之器多有觚如酒器便如今花
瓶中間有八角者木簡似界方而六面卽漢
所謂操觚之士者也古人所以恁地方時緣
是頓
得穩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
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
與皇本

物之井有仁焉假設之
言蓋言險難之中有可
為仁之事也宰我意孔
子仁心之切雖或人告之
而曰險難之中有為仁
之事亦必將從之矣孔

欺也不可罔也

子知宰我微意所在故承之以君子若使宰我泛問仁人則孔子亦當承之以仁人今宰我問以仁者而孔子答以君子故知

註孔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

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平欲極觀

仁者憂樂之所至孔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

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馬曰可欺者可使

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

疏此章明仁者之心也

集註劉聘君曰聘君名勉之字致中號有仁

草堂建安人文公婦翁

宰我諷孔子也可逝
也不可陷也者據井
有仁言之可欺也不
可罔也者言其所以
然之故也罔者誑之
使其迷惑也君子不
逆詐故可欺也有所
守故不可罔也言此
以安宰我之心也

為皇本下同

乃且反

力星反

之仁當作人今從之從謂隨之於井而救之也宰我信道不篤而憂為仁之陷害故有此問逝謂使之往救陷謂陷之於井欺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蓋身在井上乃可以救井中之人若從之於井則不復能救之矣此理甚明人所易曉仁者雖切於救人而不私其身然不應如此之愚也

問往視而井實有人則如之何朱子曰蘇氏之說所以處于輕重緩急之間者密矣蘇氏

云拯溺仁者之所必為也殺其身無益於人仁者之所必不為也惟君父在險則臣子有從之之道然猶挾其具不徒從也事迫而無具雖徒從可也其餘則使人拯之要以窮力所至

雲峰胡氏曰愛不足以盡仁仁者必能愛覺不可欺之名仁者必能覺然則仁者之愛也可欺之使之往救仁者之覺也不可罔之使陷於井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陸曰一本無君子字兩得 皇曰博廣也約束也畔違也背也

註鄭曰弗畔不違道也

矣夫

音符

陸曰一本無君子字兩得 皇曰博廣也約束也畔違也背也

物之文者詩書禮樂也畔叛同如佛肸以中牟畔之畔言畔於先王之道也

疏 此章言君子若博學於先王之遺文。復用禮以自檢約則不能違道也。

集註 約要也。畔背也。君子學欲其博。故於文

無不考。守欲其要。故其動必以禮。如此則可

以不背於道矣。○程子曰博學於文而不約

之以禮。必至於汗漫博學矣。又能守禮而由

於規矩則亦可以不畔道矣。

朱子曰聖人之教學者。之學不越博文約禮兩事。博文是道問學之事。於天下事物之理皆欲其知之。約禮是尊德性之事。於吾心固有之理。無一息而不存。○博文所以驗諸事。

約禮所以體諸身。○禮字不可只作理字看。是持守有節文處。○博文約禮是古之學者

常事。孔子教顏子亦只是如此。且如行夏之時。如何做得。須是平時曾理會來。若非禮勿

視等處。方是約之以禮。

或問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與孟子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意相似否。潛室陳

氏曰博學必約之以禮。是重在約禮。博學正將以反說約。是重在博學。蓋博固不可不反

於約。然非博亦不能遽反於約。二者合而後備。乃互

相發也。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

天厭之。天厭之。

又於鹽切同厭。安也。詩一厭。夜飲。厭於葉切。竿鎮也。壓也。伏也。禳也。左傳文二年及晉處人盟以厭之。注厭猶損也。又於豔反足也。數也。又於極切音扼。與厭通。又於豔反。

天厭之。天厭之。

雍也。

三十一

音悅注同

陸曰孔鄭繆播皆云矢拉也蔡謨云矢陳也

皇本作悅

否陸曰鄭繆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充備郵天

陸曰等以為南子者
集解本皆爾或不達
其義亭去等字非
也今注云舊以南子
者
物曰按蒯賾以南子
故而失靈公之心以奔
出公乃嗣位衛於是乎
孔子所為豈孔子之
見南子在出公之時
而南子如呂后邪孔
子見之蒯賾出公父
子之際或協子方是
時衛亂而臣下相疑子
路之不悅豈慮蒯賾
之及國邪則孔子失之
不亦宜乎豈翅以安
子路哉亦將取信於
國人也哲之道皆然

論語

卷之十

三十一

註孔曰舊以。南子者，衛靈公夫人。淫亂而靈

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

道。矢誓也。子路不悅，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

婦人之事，而弟子不悅，與之呪誓，義可疑焉。

疏此章孔子屈已求行治道也。言我見南

子，所不為求行治道者，願天厭棄我，再言

之者，重其誓，欲使信之也。史記世家，孔子

至衛，靈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謂孔子曰：四

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

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

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孔子曰：吾鄉為弟

也。命

見見之禮，荅焉。子路不悅，孔子矢之曰：天厭

之天厭之，欒肇曰：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

王之拘姜里也。天厭之者，言我之否屈，乃天

命所厭也。蔡謨云：矢，陳也。夫子為子路陳天

集註南子，衛靈公之夫人，有淫行，孔子至衛，

南子請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蓋古者

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而子路以夫子

見此淫亂之人，為辱，故不悅。矢誓也，所誓辭

也。如云所不與崔慶者之類，否謂不合於禮

論語

卷之十

三十一

不由其道也。厭棄絕也。聖人道大德全，無不可。其見惡人，固謂在我有可見之禮，則彼之不善，我何與焉。然此豈子路所能測哉。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齊氏曰：南子嘗以車聲麟麟止而復作，知其為蘧伯玉之賢，况於夫子乎。其欲見之也，秉羹好德之天也。

春秋莊公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哀姜，齊襄公女，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襄公欲奢誇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贄俱見。或問見其小君禮歟。朱子曰：是於禮無所見。

穀梁子以為大夫不見其夫人，而何休獨有邈執贄之說，不知何所考也。然記云：陽侯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則大夫見夫人之禮，疑亦久矣。不行而靈公南子持舉之耳。矢誓聲相近，盤庚所謂矢言亦憤激之言，而近於誓者也。

程子曰：古者大享，大人有見賓之禮。南子雖妾，靈公既以夫人處之，使孔子見，於是時豈得不見。

西山真氏曰：居亂邦，見惡人，惟聖人為可。蓋聖人道大德宏，可以轉亂而為治，化惡而為善。孔子於南子則見之，於陽貨亦見之，而公山不狃之召，佛肸之名，皆欲往焉。若大賢以下，則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小人則遠之，蓋就之未必能有所濟，而或以自汙焉。故子路事孔悝，不得其死，冉求仕季孫，無改於其德。顏

子閔子終身不仕蓋以此也子路不悅者蓋以已之力量觀聖人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仙善及注同

註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

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疏此章言世亂人不

能行中庸之德也

集註中者無過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至極

也鮮少也言民少此德今已久矣○程子曰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

庸者天下之定理自世教衰民不興于行少

有此德久矣

慶源輔氏曰集註初本併不偏不倚言中後去之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至子思始著于書程子以發中一名而含二義之說若孔子之教只是即此以明理故集註直以無過不及言中又況已有程子不偏之說于後乎雙峰饒氏曰此章與中庸之文大同小異此章有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德言也中庸無之為德也四字以中庸之道言也以德言則不消言能而能在其中故此章下句無能字以道言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中庸下句不可無能字此章言民鮮此德是以世教之衰民不興行而然中庸言民

孔安國曰若能廣施
恩惠濟民於患難
堯舜至聖猶病其
難也皇本

論語

卷六

四十三

鮮能此道是以氣質之異有過不及而然意
此是夫子本語彼是子思繫括語
雲峰胡氏曰書言中不言庸後世以中為難
行故夫子加以庸之一字然則庸者常行之
理也而民固有鮮能行之者何哉

衆下皇本有者字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

始鼓反

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集註博廣也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

則其造極之名也乎者疑而未定之辭病心有

所不足也言此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

則雖堯舜之聖其心猶有所不足于此也以

是求仁愈難而愈遠矣

朱子曰仁是通上下而言有聖人之仁有賢
人之仁有衆人之仁一事之仁也是仁全體
之仁也是仁仁字直聖字橫必也聖乎堯
舜其猶病諸此兩句當連看蓋云便是聖人
也有做不得處且云堯舜雖曰此是則然
在朝亦有四凶之惡又如孔子設教從遊者
甚衆孔子豈不欲人人至于聖賢
之極然而人人亦各自皆有病痛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

音符

集註以已及人仁者之心也於此觀之可以

論語

卷六 雍也

四十三

見天理之周流而無間矣。狀仁之體。莫切於此。

朱子曰。立字達字之義。皆兼內外而言。謂如在此而在。得穩便是立。如行要。到便是達。如身要成立。亦是立。學要通達。亦是達。事事皆然。若必以博施而後為仁。則終身有不得仁者矣。○子貢所問。只就事上說。却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

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註孔曰。更為子貢說仁者之行。方。道也。但能近取譬於己。皆恕己所欲而施之於人也。

疏。此章明仁道也。

集註譬喻也。方。術也。近取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猶是也。然後推其所欲以及於人。則恕之事而仁之術也。於此勉焉。則有以勝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醫書以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屬己。自與己不相

言言 卷六 四十四
于。如手足之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已。故博
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已
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
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
豈非聖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
食肉。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
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病其施之不博也。

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過九州，聖
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所
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已
以安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
不是聖人。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
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已取之，庶近而可入。
是乃爲仁之方。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朱子曰：夫子分明說夫仁者，則是言仁之道
如此，可謂仁之方，則是言求仁當如此。夫仁

者與可謂仁之方正相對說。○此章是三節。前面說仁之功用，中間說仁之體，後面說仁之方。○立人達人，即子貢所謂欲無加諸人。仁之事也，能近取譬，求仁之方，即孔子所謂勿施於人，恕之事也。博施濟眾之問，與無加諸人之說，其先後不可考，疑却因能近取譬之言，用力有功，而後有無加諸人之說也。新安陳氏曰：博施濟眾，聖人所難能也，立人達人，仁也，安行此仁，學者未易能也，能近取譬，恕也，強恕求仁，學者所可能也。子貢以聖人所難能者為仁，愈難而愈遠，夫子教其以學者所可能者求仁，切近而可進。問仁與聖何以異，程子曰：人只見孔子言何事於仁，必也聖乎，便謂仁小而聖大，殊不知此言是孔子見子貢問博施濟眾，問得來事大，故曰何止於仁，必也聖乎，蓋仁可以通上

下言之，聖則其極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既通人理之極，更不可以有加，若今人或一事是仁，亦可謂之仁，至於盡人道，亦謂之仁，此通上下言之也。如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此又知仁與聖俱大也，大抵盡仁道者，即是聖人，非聖人則不能盡得仁道。○語仁而曰可謂仁之方也，已者，蓋若便以為仁，則反便不識仁，只以所言為仁也。故但曰仁之方，則使自得之，以為仁也。覺軒蔡氏曰：謂此章論仁，子貢是就仁之功效及人處說，夫子是就仁之本體心上說，就功效及人上說，則仁之名雖大，而脈絡不貫，就本體心上說，則仁之實雖小，而周流莫禦，實按雍也異同，子華使于齊，至以與爾隣里鄉黨乎，註疏分為二章，集註則合為一章，與之粟九百，註云九百斗，集註則云不可

考。不有祝鮀之佞。節。疏云。祝鮀有口才。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人。善浮。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難乎免于今之世害也。集註則云。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難免。井有仁焉。疏云。井中有仁人焉。言仁人墮井也。集註則云。有仁之仁。當作人。

論語註疏大全合纂卷之六

四書註疏大全合纂卷之七

述而第七

疏 此篇皆明孔子之志行也。以前篇論賢人君子。及仁者之德行。成德有漸。故以

聖人
次之

集註 此篇多記聖人謙已誨人之辭。及其

容貌行事之實。凡三十七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濫厲申天。記聖人容貌。不語與人歌。食喪側章。齊戰疾章。記聖人之言行。為衛君章。桓魋章。夢周公章。用舍行藏章。富而可求章。富貴浮雲章。記聖人

皇言述者傳於舊章也作者新制作禮樂也

大戴禮禮戴德篇

子曰丘於居唯無言言必盡於他人則否公曰

教他人則如何子曰否

丘則不能言高老彭

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

之教士技之教庶人

揚則抑則揚綴以

德行不任以言庶人以

言猶以夏后氏之禘

懷禍也行不越境

物云禮蓋玉各不獨

懷玉也

物云老彭古之善教

人者也而孔子以教學

為事故以自比之也

古者學祭先聖先

師若漢禮有高堂

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

書有伏生按彭城近

魯則魯必祀老彭為

先師故孔子竊以尊之

我以親之也

詩言

卷十

之出處餘皆謙
已誨人之辭。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註包曰老彭殷賢大夫好述古事我若老彭

但述之耳

陸曰案大戴禮云高老彭是也鄭云老聃彭祖

疏此章記仲尼著述之謙也作者之謂聖述

不自制作篤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爾

故云比老彭猶不敢顯言故云竊老彭即莊

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

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

姓鏗名鏗在商為守藏史在周為柱下史年

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

是彭祖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

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

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集註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聖人

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竊比尊之之辭我親

之之辭老彭商賢大夫見大戴禮蓋信古而

傳述者也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

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

言如此蓋不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

論語

述而

二

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然當是時，作者畧備，夫子蓋集群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楊氏曰：孔子自謂述而不作。孟子言：孔子作春秋。春秋雖孔子作，然其事則桓文，其文則史。孔子自謂其義，則丘竊取之，是亦述而已。新安陳氏曰：諸家說此章，多於述作二字着意。信而好古一句，則忽畧之。夫信而好古，乃述而不作之本。夫子嘗自謂好古敏以求之。又謂不如丘之好學。常人之所以不能好古，不能好學，皆信道不篤，故爾。惟能篤於信道，

所以深好古道。惟篤信好古，所以惟述古而不敢自我作古焉。此朱子今人多信而不好，或好而不信一條，所以不可無也。附朱子或問：蘇氏曰：自生民以來，至於孔子，作者畧備矣。時未有折衷者耳。故述而不作。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

我哉。

陸曰：俗作嘿，亡此反。

於豔反。

註：鄭曰：無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疏：此章仲尼言已不言而記識之，學古而心不厭，教誨於人，不有倦怠，他人無是行於

我，我獨有之，故曰：何有於我哉。

物之默而識之，不言而論也。學之道，在默而識之，默而識之，則好，則學而不厭，則與，則誨人不倦，三者相因而至焉。故曰：何有於我哉。言其不容我力也。我者，我學者也。

集註識記也。默識謂不言而存諸心也。一說識知也。不言而心解也。前說近是。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雙峰饒氏曰。默識與道聽塗說者相反。道聽塗說。更不復留為身心受用。默識則其所得者深。而所存者固矣。詩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皆是此意。
 勿軒熊氏曰。先言默識者。聖門之學。以沉潛淵默為本。
 新安陳氏曰。不言而存諸心者。其功實。不言

而心解者其意玄。

通考吳氏程曰。識前一字音志。前說近是。朱子於經註中皆用後音。後說此獨云爾者。蓋懲象山頓悟之言也。
 雲峰胡氏曰。學貴自得。故在默識。自得而不自以為得。故學而不厭。自得而必欲人之同得。故教而不倦。
 也。皇本下同也。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物云。孔子憂夫門人之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也。誨人不倦之事。孔子不以天下為憂。而治門人為憂。知命之言也。

註孔曰。夫子常以此四者為憂也。

疏 此章言孔子憂在脩身也。

思爾反

集註尹氏曰德必脩而後成。學必講而後明。見善能徙。改過不吝。此四者日新之要也。苟未能之。聖人猶憂。況學者乎。

問先知德不可不脩。方知學不可不講。能講學方能徙義。能徙義方能改不善。如此看。如何。朱子曰。修德是本。修德恰似說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學不可不講。恰似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遷善改過。是修德中緊要事。蓋只修德而不遷善改過。亦不能長進。

於見及鄭本作宴

於驕反和舒貌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註馬曰申申天天和舒之貌也。

疏此章言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如者如此義也。謂體貌和舒。如似申申天天也。故玉藻云受一爵而色洒如也。及鄉黨每云如也者。皆謂容色如此。

集註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

舒也。天天其色愉也。○程子曰此弟子善形容聖人處也。為申申字說不盡。故更著天天字。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嚴厲時著此四字不得。怠惰放肆時。亦著此四

使也詩云溫。恭人齊。黨云居不容故當燕居時所以心和舒舒也。孫綽曰燕居無事也。孫綽曰燕居無事也。故云內夷和外舒暢也。又云申。心中暢故也。和也貌舒緩故天也。詩云桃之夭夭灼其華。即美舒義。物云博雅作申。故古字通用。

皇云燕居者退朝而居也。申者心和也。天者貌舒也。玉藻云燕居告溫。注告謂教。

字不得。惟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

胡氏曰申有展布之意。天有和悅之意。惟身可言舒布。故知以容言。惟顏貌可言和悅。故知以

色言。

扶又下同本或無復字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也。

註孔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

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集註孔子盛時志欲行周公之道故夢寐之

間如或見之至其老而不能行也則無復是

心而亦無復是夢矣故因此而自嘆其衰之

甚也○程子曰孔子盛時寤寐常存行周公

之道及其老也則志慮衰而不可以有為矣

蓋存道者心無老少之異而行道者身老則

衰也。

朱子曰夫子夢寐周公正是聖人至誠不息處。然時止時行無所疑滯亦未嘗不灑落也。故及其衰則不復夢亦可見矣。若是合做底事則豈容有所忽忘耶。○問夫子未嘗識周公烏得而夢之曰今有人夢見平生所不識之人云是其人者蓋有之○不是孔子衰是

時世衰，聖人與天地相應。若天要用孔子，必不教他衰。如武王、太公，皆八九十歲。○戴少望謂顏子死，聖人觀之，人事鳳不至，圖不出。聖人察之，天理不夢。周公，聖人驗之，吾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世也。這意思也好。

附朱子或問 胡氏曰：心空萬物之至靈，非但藏往，固能知來。凡天地古今之所有，無一外乎此者。無明晦古今遠邇通塞之間，此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存，賢人有誠，則其夢治若夫思慮紛擾，精神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旦晝之所為等爾。善學者既謹其言動，而又必驗諸夢寐之間。

○子曰志於道

註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

疏道者虛通無擁，自然之謂也。王弼曰：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

寂然無體，不可為象，是道不可體，故但志慕而已。

集註志者，心之所之之謂。道則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是也。知此而心必之焉，則所適者正，而無他岐之惑矣。

新安陳氏曰：知此二字，是朱子說志道以前事。必知道而後志向在道，即知止而後有定。知至善之所在，而後志有定向也。

物之德者已之德也德
人殊各以其性之所
近成焉

附朱子或問志者有
思之主而有為之端也

據於德

註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也

疏德者得也物得其所謂之德寂然至無則
謂之道離無入有而成形器是謂德業少

儀云士依於德遊於藝文與此鄭註云德
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周禮

師氏掌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道為本
二曰敏德以行為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註

云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至德
中和之德覆幬持載含容者也孔子曰中庸

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敏德仁義順時者也說
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孝德尊祖愛親

守其所以生者也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
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是德有成形者也夫立身
行道惟杖於德故可據也

集註據者執守之意德則行道而有得於心
者也得之於心而守之不失則終始惟一而
有日新之功矣

依於仁

註依倚也仁者功施於人故可倚也

疏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乃謂之仁
恩被於物物亦應之故可倚賴

物之依者達之及不相
遠離也

集註依者不違之謂仁則私欲盡去而心德之全也工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則存養之熟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

朱子曰依如依乎中庸之依相依而不舍之意此心常存不令少有走作無物欲之累而純乎天理道至此亦活德至此亦活○德是逐件上理會底得寸守寸得尺守尺仁是全體大用常依靠處志道據德而有一息之不一便間斷了
陳氏曰據如手執杖依如身著衣杖容有時而離手衣則不容須臾離身一節密一節也

游於藝

藝學六藝之文也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此章之意有餘則學之故曰游也

物有游則有息不于常之謂也

註藝六藝也不足據依故曰遊也

疏

六藝謂禮樂射馭書數也周禮保氏云掌養國子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

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註云五禮吉凶軍賓嘉也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五射白矢參連剡註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也六書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也九數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也此六者所以飾身耳劣於道德與仁故不足依據故但曰遊

集註游者玩物適情之謂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之不可闕

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此章言人之為學，當如是也。蓋學先於立志，志道則心存於正，而不他。據德則道得於心而不失，依仁則德性常用，而物欲不行。游藝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學者於此，有以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焉。則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日用之間，無少間隙，而涵泳從容，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朱子曰：自志道至依仁，是從粗入精。自依仁而游藝，是自本兼末。○藝是小學工夫。若論先後，則藝為先，三者為後。若論本末，則三者為本，而藝為末。習藝之功，固在先。游者從容潛玩之意，又當在後。文中子云：聖人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此說得自好。附朱子或問：人能志道，則能求至其極，而有所進。故所據之德，不至於中道而止。依仁則大者有守，故小者可游而不失其和。

魯讀為悔字，今從古。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時掌及注同。

註：孔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修以上，則皆教。

誨之也。

疏此章言已誨人不倦也。案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脔脯也。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脩以為禮。然此是禮之薄者，其厚則有玉帛之屬，故云其上以包之也。

集註：修，脯也。十脔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蓋人之有生，同具此理。故聖人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但不知來學，則無往教之禮。故苟以禮來，則無不有以

教之也。

禮曲禮下凡摯與贄同。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鴈，士雉，庶人之贄匹。鄭氏音木，匹即鷩也。童子委摯而退，摯之言至也。童子委摯而退，不與成人為禮也。野外車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纓，馬繫纓也。拾，射鞬也。婦人之摯，棊榛脯修棗栗。
齊氏曰漢諸王致禮於其傳，猶曰束脩，蓋古禮也。
而示之皇本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

反，則不復也。

註：鄭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

皇云憤，謂學者之心思義未得而憤，然也。悱，謂學者之口欲有所語而未能言，然也。發，明也。隅，角也。林有四角，屋有四角，皆曰隅也。已示一角，餘三角從類，可知。若此人不能以類

反識三角則不復教
示也

論語

卷

十一

辨乃後啓發于後切爲說之皇本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

則舉一隅以語之魚據反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

教之也

直用反

疏 此章言誨
人之法

集註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
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物之
有四隅者舉一可知其三反者還以相證之
義復再告也上章已言聖人誨人不倦之意

因并記此欲學者勉於用力以爲受教之地
也○程子曰憤悱誠意之見於色辭者也待
其誠至而後告之既告之又必待其自得乃
復告耳又曰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能堅
固待其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

雙峰饒氏曰啓如啓戶畧開之也發如弓之
張而爲之發其機
華陽范氏曰憤則其慮也深悱則其進也勇
因而啓發之則其人必自得矣孟子曰君子
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之化者顏子是也
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答問者憤悱之類是

論語

卷之述而

三

也。有私淑艾者。舉一隅之類是也。附朱子或問。反之為還以相證。何也。口如易所謂原始反終者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註喪者哀感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

疏此章言孔子助喪家執事時。故得有食。飢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故食而

不飽。

集註臨喪哀不能其也。

厚齋馮氏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世不行。而夫子舉行之

故門人以為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陸曰舊以為別章。今宜合前章。

註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褻於禮容。

疏此章言孔子於是日聞喪。或吊人而哭。則終是日不歌也。檀弓曰。吊於人。是日不樂。

註引此文是也。

集註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

歌也。○謝氏曰。學者於此二者。可見聖人

性之文也。能識聖人之情性。然後可以學道。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

有是夫。

音符

陸音赦也一音捨放也

又曰與及也或云與謀也

註孔子言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唯我與顏淵

同耳。

集註尹氏曰。用舍無與於已。行藏安於所遇。

命不足道也。顏子幾於聖人。故亦能之。

程子曰。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者也。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皆不繫於已爾。問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竊意漆雕曾問亦也。

之。朱子曰。舍之則藏。易。用之則行。難。若開用之。未必能行也。聖人規模大。藏時不止。藏他一身。煞藏了事。譬如大船有許多器具寶貝。撐去則許多物便都藏了。眾人便沒許大力量。然聖人行藏。自是脫然無所係累。救世之心。雖切。然得做便做。做不得便休。他人使有此。若未用時。則切切於求。行舍之。則未必便藏。耿直之向。有書云。三代禮樂制度。盡在聖人。所以用之。則有可行。其謂此固其可行之具。但本領更全。在無所係累處。有許大本領。則制度點化出來。都成好物。故在聖人。則為事業。眾人沒那本領。雖盡得他禮樂制度。亦只如小屋。收藏器具。窄塞都滿。轉運都不得。○此章專在兩箇則字上。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之類。孔顏於用舍行藏之間。如霽則行。潦則止。

厚齋馮氏曰用之而欲藏不仁也舍之而欲行不智也說者乃謂淵不願仕是以其迹而不知其心也為邦之問槩可見矣
通考張氏師魯曰子謂顏淵凡二見如云用舍行藏唯我與爾乃命而稱其善如云惜乎吾見其進未見其止非命而痛其沒也蓋文雖異而句則同前章子謂顏淵曰通為一句如子謂子夏曰亦通為一句是也後章顏淵句絕而曰字自為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絕而曰字亦自為一句是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

如字皇音餘

註孔曰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以為已勇至於夫子為三軍將亦當誰與已同俱

故發此問也

集註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子路見孔子獨美顏淵自負其勇意夫子若行三軍必與已同

字亦作憑皮冰反

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註孔曰暴虎徒搏馮河徒涉也

音博

疏舍人曰無兵空手搏之郭璞曰空手執也李廵曰無舟而渡水曰徒涉郭璞曰無檝也

詩傳云馮陵也然則空涉水陵波而渡故訓馮為陵也此章孔子言已行藏與顏回同也。

集註暴虎徒搏馮河徒涉懼謂敬其事成謂成其謀言此皆以抑其勇而教之然行師之要實不外此子路蓋不知也○謝氏曰聖人於行藏之間無意無必其行非貪位其藏非獨善也若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是以惟顏子為可以與於此子路雖非

有欲心者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為問則其論益卑矣夫子之言蓋因其失而救之夫不謀無成不懼必敗小事尚然而况於行三軍乎。

問子行誰與朱子曰三軍要勇行三軍者要謀既好謀然須要成事蓋人固有好謀而事不成者却亦不濟事又問謀在先成在後成非勇亦不能決曰然○子行三軍則誰與宜作相與之與非許與之與○懼字正如安而後能慮底慮事相似此本為行三軍而發故就行師觀之尤見精密通考朱氏公迂曰言臨兵制勝之道愚謂行

師之要。主敬而已。夫子之所慎。敬也。夫子之言臨事而懼。亦敬也。敬則心有主宰而能謀。故好謀而成。必先之以懼也。

一本作吾為之矣

也。與榜而加通如若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

不可求從吾所好。者。呼報及注同

註鄭曰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

若於道可求者雖執鞭之賤職我亦為之孔

曰所好者古人之道也

疏 此章孔子言已修德好道不誦求富貴也。案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

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云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卒辟車之為也。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

集註執鞭賤者之事設言富若可求則雖身

為賤役以求之亦所不辭然有命焉非求之

可得也則安於義理而已矣何必徒取辱哉

○蘇氏曰聖人未嘗有意於求富也豈問其

可不可哉為此語者特以明其決不可求耳

○楊氏曰君子非惡富貴而不求以其在天

論語述而

無可求之道也。

附朱子或問。蘇氏曰：凡物之可求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仁義是也。故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若富貴，則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而得者，是不可求也。故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聖人之於利，未嘗有意於求也。豈問其不可不哉？然將教人，以勿求則人猶有可得之心，特迫於聖人而止。迫於聖人而止，則亦有時而作矣。故告之以不可求者，以為高其開闔，固其扁鑰，不如開門發篋而示之以無也。右。

齊則皆反本或作齋

○子之所慎：齋、戰、疾。

之彥反

註孔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也。

疏：此一章記孔子所慎之行也。將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故戒慎之。左傳曰：皆陳曰戰。夫兵凶戰危，不必其勝，重其民命，固當慎之。君子敬身安體，若偶嬰疾病，則慎其藥劑以治之。

集註：齊之為言，齊也。將祭而齊，其思慮之不一。齊者以交於神明也。誠之至，與不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戰則衆之死生，國之存亡。

一緊焉。疾又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皆不可以不謹也。○尹氏曰夫子無所不謹。弟子記其大者耳。

楊氏曰夫子齊必變食。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康子饋藥未達不敢嘗。觀此則其慎可見。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

至於斯也。

士昭及注同

並如字王為作也本或作嬌音居危反非陸

註周曰孔子在齊聞韶樂之盛美故忽忘於肉味王曰為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比

皇本無忘字

齊 比齊字皇本作此此齊也四字

疏 此章孔子美韶樂也韶是舜樂而齊之作之者案禮樂志云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

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犇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

集註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不知肉味蓋

心一於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樂至於如此之美則有以極其情文之備而不覺其歎息之深也蓋非聖人不足以及此○

范氏曰韶盡美又盡善樂之無以加此也故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歎美之如此誠之至感之深也

問程子改三月為音字如何朱子曰彼以一日聞樂而三月忘味聖人不當固滯如此故爾然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蘇氏曰孔子之於樂習其音知其數得其志知其人其於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堂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頎然而長其於舜也可知是以三月而不知肉味厚齋馮氏曰舜之後封於陳為之後者得用先代之樂自陳敬仲奔齊而韶樂有傳當是

時魯具四代之樂然恐不無差舛韶之來最遠而獨得其傳於今夫子故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殆謂是歟季札在魯觀韶雖極稱贊未必如在齊之善夫子是以學之而忘味之

于偽反注及下同

陸一本無將字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註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

子蒯瞶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瞶於

戚城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

乎

集註為猶助也。衛君出公，輒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諾，應辭也。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註孔曰：夷、齊讓國遠去，終於餓死，故問怨邪？

以讓為仁，豈有怨乎？鄭曰：父子爭國，惡行孔

皇本無有字

下孟反

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也。

疏云：左傳定十四年，蒯聵謀殺靈公夫人南

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此章記孔子崇仁讓也。

集註：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

皇言哀二年，孔子在衛。至十一年及魯，至十五年冬，蒯聵乃勝。輒出奔魯，子路死難。使未魯報孔子也。至十六年正月，蒯聵從戚入衛為君也。

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恥食周粟，去隱于首陽山，遂餓而死。怨猶悔也。君子若是，那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為問。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為衛君可知矣。蓋伯夷以父命為尊，叔齊以天倫為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

志焉。則視棄其國，猶敝蹠耳。何怨之有。若衛輒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餓，終無怨悔。夫子以為賢，故知其不與輒也。

史記武王載木王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

荀子子道篇：子路問曰：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

子為無所不知，夫子徒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練而牀禮耶？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問曰：練而牀禮耶？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夫子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問二子之遜，使無中子，二子不成。委先君之國而棄之，必有當立者。朱子曰：伊川說叔齊當立，看來叔齊雖以父命終非正理，恐只當立伯夷。曰：伯夷終不肯立，柰何？曰：國有賢大臣，必請于天子而立之，不問其情願矣。看來二子立得都不安，以正理論之，伯夷稍優。○以天下之公義裁之，則天倫重而父命輕，以人子之分言之，則又不可分輕重，但各認取自家不利便處退一步，便是夷齊得之矣。又問：子欲正名，是公于郢否？曰：此又是第二節事，第一節須先正輒父子之名。問：輒尚在

則如何正？曰：上有天子，下有方伯。他不當立。如何不正。之鴉反音洛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皇言肘前曰臂，肘後曰肱，通亦曰臂。物多外義而富且貴，如浮雲之無根，倏得而倏失之也。

註孔曰：疏食，菜食也。肱，臂也。孔子以此為樂。鄭

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也。

疏：此章記孔子樂道而賤不義也。

集註：飯，食之也。疏，食。麤飯也。聖人之心，渾然

天理，雖處困極而樂亦無不在焉。其視不義

之富貴。如浮雲之無有。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程子曰。非樂。䟽食飲水也。雖䟽食飲水。不能改其樂也。不義之富貴。視之輕如浮雲。又曰。須知所樂者何事。

朱子曰。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自不相干。是別自有樂處。如氣壯的人。遇熱不怕。遇寒亦不怕。氣虛則為所動矣。○樂字在先理會。得樂後方見得不義而富貴於我如浮雲。○聖人之心無時不樂。記此者。列此以繼衛君之事。其亦不無意乎。○如浮雲。只說不義之富貴。視之如浮雲。不以彼之輕。易吾之重。若義而得富貴。便是當得。如何擺脫得。如舜禹

有天下。固說不與。亦安處之。又如所以長守貴也。所以長守富也。義當得之。亦自當恁地保守。堯命舜云。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豈是不要保守。○孔顏之樂不必分。不改是從這頭說入來。在其中是從那頭說出來。

陳氏曰。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誠有間。但程子於此却用不改字。主意全別。其添一能字。而又繫於䟽食飲水之下者。是雖䟽食飲水。亦不能改。聖人之樂。便見本然渾然之樂。元不曾動。比之顏子不改。繫之回也之下。是回不為簞瓢陋巷所改。語意輕重。自不同矣。雙峰饒氏曰。樂是聖人之所固有。富貴貧賤是時之適然。人不處富貴。則處貧賤。聖人之樂。處富貴則在富貴中。處貧賤則在貧賤中。然樂在富貴中。見得不分。曉在貧賤中。方別

物言蓋言學易比至
五十乃始有成也極
言易之難學也

出故多於貧賤處說
新安陳氏曰孔顏所樂何事及自有其樂程
子之引而不發者也從事於博文約禮庶得
其所以樂朱子發程子之未發者也必於顏
子樂處言而今於孔子樂處言之者知顏子
之樂而後可知孔子之樂故以孔所以誘顏
顏所以學孔之工夫於顏樂處言之也在中
之云不求樂而樂在其中見其樂之安焉不
以貧窶累其心而改其
所樂微見其樂之勉焉

如字曾讀易為而今從古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註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
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也

疏 此章孔子言其學易年也加我數年方至
五十一謂四十七時也易之為書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吉凶悔吝預以告人使人從吉不
從凶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學易可以無過咎
矣漢書儒林傳云孔子蓋晚而好易讀之韋
編三絕而為之傳是孔子讀易之事也言孔
子以知天命終始之年讀窮理盡性以至於
命之書則能避凶之吉而無咎謙不敢自言
盡無其過故但言
可以無大過矣

集註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名安世字器

城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蓋加假
聲相近而誤讀卒與五十字相似而誤分也

何以知歲七十也

愚按此章之言史記作假我數年若是我於
易則彬彬矣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
孔子年幾七十矣五十字誤無疑也學易則
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可以
無大過蓋聖人深見易道之無窮而言此以
教人使其不可不學而又不可以易而學
也

朱子曰聖人一生學問未嘗自說無過至此
境界方言無大過猶似有小過在雖是謙辭

然道理真實無窮盡期說者當看此等為聖
人氣象○所謂大過如當潛不潛當見不見
當飛不飛皆是過乾卦純陽固好大亨之中
須利於真正非正則過矣又如坤六二須知
履霜有堅冰之漸要人恐懼
修省不知恐懼修省則過矣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註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
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誦故
言執也

疏此章記孔子正言其音無所諱避之事詩
書禮三者先王典法臨文故學讀之必正

物之子所雅言詩書句
執禮皆雅言也句執禮
文王世子曰春誦夏弦
太師詔之瞽宗秋學
禮執禮者詔之冬讀
書曰書者詔之禮
在瞽宗書在上序
是古稱教禮之官為
執禮言不啻孔子凡
執禮者皆雅言以此
証上句也

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禮不肯文誦。但記其揖讓周旋。執而行之。故言執也。舉此三者。則六藝可知。

集註雅常也。執守也。詩以理情性。書以道政事。禮以謹節文。皆切於日用之實。故常言之。禮獨言執者。以人所執守而言。非徒誦說而已也。○程子曰。孔子雅素之言。止於如此。若性與天道。則有不可得而聞者。要在默而識之也。謝氏曰。此因學易之語而類記之。

朱子曰。詩書尚是口說得底。惟禮要當執守。執禮亦是當時自有此名。○古之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大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度數。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雙峰饒氏曰。禮有五禮。夫子所嘗言者。只是言人日用所常執守之禮。不可闕者爾。若宗廟郊社朝覲會同。非常所用者。則講之有時。亦不常及之也。雲峰胡氏曰。誦說屬知。執守屬行。厚齋馮氏曰。易道精微。春秋紀變。樂在有司。非所常言也。詩可以興觀羣怨。以事君父。書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常道。禮又朝夕之所從事者。皆切于日用常行之實。故常言之。

勿軒熊氏曰詩即樂也。孔子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語伯魚學詩學禮。可見平日常言。不過如此。前章學易。則其晚年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

野涉反注同葉地名楚縣尹僭稱公

註孔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菜於葉。僭稱

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

疏葉公為葉縣尹。楚子僭稱王。故縣尹皆僭稱公也。

集註葉公楚葉縣尹。沈諸梁字子高。僭稱公也。葉公不知孔子。必有非所問而問者。故子

路不對。抑亦以聖人之德。實有未易名言者與。

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音洛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符粉反

疏此章記孔子之為人。

集註未得則發憤而忘食。已得則樂之而忘憂。以是二者。俛焉日有孳孳。而不知年數之不足。但自言其好學之篤耳。然深味之。則見

物云云爾云云爾云云言相通

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凡夫子之自言類如此學者宜致思焉

禮表記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註鄭曰善此者勸人學

呼報反

集註生而知之者氣質清明義理昭著不待

鄭玄曰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皇本

學而知也敏速也謂汲汲也○尹氏曰孔子以生知之聖每云好學者非惟勉人也蓋生而可知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實也

勿軒熊氏曰信而好古好古敏以求之信字敏字當玩

○子不語怪力亂神

五報反

註王曰怪怪異也力謂若暴盪舟烏獲舉千

吐浪反

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弑父神謂鬼神之事

皇本三十一日

音試

論語

卷七述而

三

物言語誨言也

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也。

疏

此章記夫子為教。不道無益之事。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

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

集註 怪異勇力悖亂之事。非理之正。固聖人

所不語。鬼神造化之迹。雖非不正。然非窮理

之至。有未易明者。故亦不輕以語人也。○謝

氏曰。聖人語常而不語怪。語德而不語力。語

治而不語亂。語人而不語神。

新安陳氏曰。神與怪不同。故以怪力亂總之。表神而出之。

或問。夫子於春秋紀災異戰伐篡亂。於易禮論鬼神。今日不語。何也。朱子曰。聖人平日常言。蓋不及是。其不得已而及之。則于三者必有訓戒焉。於神則論其理。以曉當世之惑。非若世人之徒語而反以惑人也。然其及之亦鮮矣。

齊氏曰。索隱行怪。吾弗為之。故不語怪。好勇過我。無所取裁。故不語力。身為不善。君子不入。故不語亂。務民之義。敬而遠之。故不語神。○問。孔子所不語。而春秋所紀。皆悖亂非常之事。

陳氏曰。春秋經世之大法。所以懼亂臣賊子。當以實書。論語講學之格言。所以正天典。民彝。故所不語。

物云三人行必有我師古言也佳氏筆乘載蜀有石經焉下有我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有陸作得曰才或作必有

註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

一不無我字

之故無常師也

疏

此章言學無常師也

集註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

惡則我從其善而改其惡焉是二人者皆我

師也○尹氏曰見賢思齊見不言而內自省

則善惡皆我之師進善其有窮乎

朱子曰人若以自修為心則舉天下萬物凡有感乎前者無不足以發吾義理之正善者固可師見不善者便恐懼修省亦吾師也

徒當反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註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者謂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

疏

此章言孔子無憂懼也

集註桓魋宋司馬向魋也出於桓公故又稱

物云德謂有德之人也天命孔子教者英才而有德之人由孔子生是方以此任孔子而桓魋若能害孔子則有德之人不復生於世天命絕矣孔子以教學自任故有是言与文王既漫同意

桓氏。魋欲害孔子。孔子言天既賦我以如是之德。則桓魋其奈我何。言必不能違天害已。

程子曰天生德於予。此聖人極斷制以理。朱子曰史記孔子適宋。聖人自知其理。樹之下。魋伐其樹。孔子去之。弟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遂之鄭。疑遭伐樹。遂微服去之。弟子欲其速行。而以此語之也。聖人雖知其不能害已。然避患未嘗不深避。患雖深而處之未嘗不閑暇。所謂並行而不悖也。吳氏曰夫子平日未嘗以聖自居。及遭匡人桓魋之難。則曰天生德於予。文不在茲乎。辭氣毅然。無復退托推讓之意。蓋至是亦不能捨其聖矣。一以德言。一以文言。有此德。則能

任此道。其實一而已矣。附朱子或問。子之有疑於程子之言何也。曰聖賢之臨患難。有為不自必之辭者。有為自必之辭者。隨事而發。有所不同也。為不自必之辭。孔子之於公伯寮。孟子之於臧倉。是也。其為自必之辭。則孔子之於桓魋。匡人是也。以文考之。則彼曰其如命何。此曰其如子何。固不同矣。以事考之。則寮倉之為譖。魋利害。不過廢興行止之間。其說之行。世固有是理矣。聖賢豈得而自必哉。至於桓魋匡人。直欲加害於孔子。則聖人固有以知其決無是理也。故孔子皆以自必之辭處之。言各有當。不可以此而廢彼也。

子皇本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

論語

卷七 述而

三

物不憤不發。不悱不發。一隅不以三隅及。則不復也。故二三子以孔子為隱也。乎爾。助

辭如孟子無有子爾
則亦無有子爾
愈聽穎師彈琴詩
穎子爾誠能無以
冰炭置我腸齊風
著詩侯我於著子
而即子爾轉音

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註包曰二三子謂弟子也。聖人知廣道深。弟子

學之不能及。以為有所隱匿。故解之。我所為

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

疏此章言孔子教人無所隱惜也。

集註諸弟子以夫子之道高深不可幾及。故疑其有隱。而不知聖人作止語默無非教也。故夫子以此言曉之。與猶示也。○程子曰聖

一人之道猶天然。門弟子親炙而冀及之。然後知其高且遠也。使誠以為不可及。則趨向之心。不幾於怠乎。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如此。非獨使資質庸下者。勉思企及。而才氣高邁者。亦不敢躡易而進也。○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自不察。

朱子曰所謂吾無隱乎爾者。居鄉黨便恂恂。在宗廟便便。與上大夫言便閭閻。與下大

物言文行忠信是孔
門四科文、學、行、德
行忠謂政事信謂
言諾

言言

卷十

三

夫言便侃侃自有許多實事。○夫子嘗言中
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而言性與天道則不
可得而聞。想是不曾得聞者。疑其有隱而不
知。夫子之坐作語默無不是。這箇道理。風霆
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聖人雖
教人洒掃應對。這道理也在裏面。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註四者有形質可舉以教也。

疏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為先也。文謂
先王之遺文。行謂德行。在心為德。施之為

行。中心無隱謂之忠。
人言不欺謂之信。

集註程子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存忠信也。

忠信本也

朱子曰文行忠信是從外做向內。則以學文
是從內做向外。聖人言此類者。多要人逐處
自識得。

西山真氏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力行
為先。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者講學之事。主
乎知。忠信者修身之事。主乎行。此又以知為
先。此二章實相表裏。正當合而觀之。大抵致
知力行二者不可闕一。既知其理。不可不行
其事。既行其事。不可不知其理。二者並進。則
為學之功至矣。

雙峰饒氏曰聖人施教之序。且先使學者讀
書。講明義理。故先之以文。既曉得義理。然後
可以使之修行。故次之以行。行是外面行底。
外面能行。然後方可責其裏面。誠若外面顯

述而

三

處尚未能行。况曩而隱微之地乎。故忠信是
結合處。中庸先說知仁勇而後終之誠。亦是
此意。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
可矣。

註：疾，世無明君也。

疏：聖人，謂上聖之人。若堯舜禹湯也。君子，謂
行善無怠之君也。言當時非但無聖人，亦

無君子也。

集註：聖人，神明不測之號。君子，才德出眾之

名。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
矣。

疏：又言善人之君，吾不得而見之。
矣。得見有常德之君，斯亦可矣。

集註：子曰字疑衍。文恒常久之意。張子曰：有

恒者，不二其心。善人者，志於仁而無惡。

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註：孔曰：難，可名之為有常也。

論語

卷七 述而

三

物言善人齊桓秦穆
之倫故曰不踐迹謂其
不拘先王之舊也是
有大作用者亦世不恒
有故曰不得而見之矣

物言有止以人言盈虛
以倉廩言約泰以民
生言止人而以為有人倉
廩虛而以為盈民困
約而以為泰務夸夸太
以自喜是無所守者
也

上如字者無此舊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

疏 此明時無常德也

集註 三者皆虛夸之事，凡若此者，必不能守

其常也。○張敬夫曰：聖人君子以學言，善人

有恒者以質言，愚謂有恒者之與聖人，高下

固懸絕矣。然未有不自有恒而能至於聖者

也。故章末申言有恒之義，其示人入德之門，

可謂深切而著明矣。

曾氏曰：當夫子時，聖人固不得而見，豈無君子善人有恒者乎？而夫子云然者，蓋其人少

而思見也。及其見則又悅而進之。曰：君子

哉！若人，此類當得意而忘言。○有亡虛實

約泰之分，奈何？曰：無絕無也，虛則未滿之名

耳。二者兼內外，學之所至，事之所能而言，約

之與泰，則貧富貴賤之稱耳。為之云者，作為

如是之形，作為如是之事者也。為而無以繼，

雖欲為有恒，不可得矣。

通考董氏夔曰：孔子論人有四等。曰：聖人君

子善人有恒者，順而數之，善人之下。又有所

謂有恒。孟子論人有六等。曰：善信美大聖神

逆而數之，聖人之上。又有神人。孔子嘆人亦

之不多見，故順數其人，品之不齊。孟子因樂

論語

卷七 述而

三

皇之解繳射者多蒙一
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
謂之繳射也一云取一
杖長二尺計以長繩
係此杖而橫颺以取
鳥謂之繳射也鄭云
注周禮司弓矢之法
繳於矢謂之增一高
也詩云弋鳥充籠
弓矢又云田弋充籠
服矢共矰矢注云籠
竹籠也矰矢不在心服
者為矰相繞亂將
用乃共之也佩索鄭
意則繳射是細繩
係箭而射也
物之網不它見恐網
字誤釣網事殊故著
而字宿是弋宿故無
而字 又云天子諸侯
為祭及賓客則射
豈無虞人之供而
躬自為之所以教也

狩之事大而非士所
得為故為祭及賓
客則釣弋蓋在禮
所必當然焉

○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

音吊

音則射在句

食亦反

息六反謂宿鳥也

註孔曰釣者一竿釣網者為大網以橫絕流

以繳繫釣羅屬著網弋繳射也宿宿鳥也

皇之繳繩也以細繩係釣而羅列屬著大網也

音罾 直罾反

疏此章言孔子仁心也釣則得魚少網則得

為弋射但晝日為之不夜射棲鳥也為其欺

暗必中且驚眾也繳即線也釣謂釣也謂以

一竹竿用線繫釣而取魚也羅細網也謂以

繩為大網用網以屬著此網施之水中橫絕

流以取魚舉網則提其網也夏官司弓矢云

矰矢弗用諸弋射註云結繳於矢謂之矰矰

高也弗矢象焉弗之言制也二者皆可以弋

飛鳥刺羅之也然則繳射謂以繩繫矢而射

也說文云繳謂生絲為繩也

集註綱以大繩屬網絕流而漁者也弋以生

絲繫矢而射也宿宿鳥○洪氏曰孔子少貧

賤為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

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

人之本心矣待物如此待人可知小者如此

大者可知南軒張氏曰聖人之心天地生物之心也其

論語

卷之七 述而

三

物云二知字皆去聲

於物也有祭祀之需。有奉養賓客之用。則其
取之也有不得免焉。於是取之有時。用之有
節。若夫子之不絕流。不射宿。則皆仁之至。義
之盡。而天理之公也。使夫子之得邦家。則王
政行焉。鳥獸魚鱉咸若矣。若夫窮口腹以暴
天物者。則固人慾之私也。而異端之教。遂至
於禁殺茹蔬。殞身飼獸。而于其天性之親。人
倫之愛。反愬然其無情也。則亦豈得為天理
之公哉。故梁武之不以血食祀宗廟。與商紂
之暴殄天物事。雖不同。然其拂天理以致亂
亡。則一而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
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註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孔

曰如此者。次於天生知之者也。

疏 此章言無穿鑿也。

皇本無天字

集註不知而作。不知其理而妄作也。孔子自

言未嘗妄作。蓋亦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

知也。識記也。所從不可不擇。記則善惡皆當

存之。以備參考。如此者。雖未能實知其理。亦

可以次於知之者也。

厚齋馮氏曰桑柔詩云予豈不知而作古有此語

通考仁山金氏曰此章聞與見未易分明語錄亦不分曉今以實事証之。多聞擇善而從之。若夫子說夏殷周之禮。有善殷者。有從周者。又如夏時殷輅周冕及刪詩之類。此多聞三代之事。所以不可不擇也。多見而識之。若夫子修春秋即多見當時之事。記則善惡皆當存之者也。知之次也。蓋謙辭。附朱子或問。胡氏曰聖人生而知之。作無非理。故無不知而作之者。孔子不以生知自居。今乃自謂其無不知而作之者。又以見聞擇識之知以次。則孔子之知乃生知也。夫不為妄作。在聖人為不足道。然味之則無所不知。非聖人不能矣。若君子有所未知。則不作可也。多聞多見。耳目所受也。擇善去不善。致

知之端也。從之效於事為也。識之。記而不忘也。內外並進利仁之事。雖異於生知。亦其次矣。

物云童子見若未學也難與言者難與言道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戶故及鄉名

絕句

賢編反

皇云童子十九以下未冠者也琳曰此八字通為句

註鄭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尊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之集註互鄉鄉名其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惑者疑夫子不當見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已以

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註孔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

此童子惡惡一何甚鄭曰往猶去也人虛已

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

疏琳公云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為

皆難與言也人之為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

終先逃後得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之行

非我所保也此章言教誨之道也此集註疑此章有錯簡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

在與其進也之前潔修治也與許也往前日

也言人潔已而來但許其能自潔耳固不能

保其前日所為之善惡也但許其進而來見

耳非許其既退而為不善也蓋不追其既往

不逆其將來以是心至斯受之耳唯字上下

疑又有闕文大抵亦不為已甚之意○程子

曰聖人待物之洪如此

南軒張氏曰凡人潔已以進則當與其潔耳固不能保其往也此所謂顯比王用三駟至

公之心也。
厚齋馮氏曰童子年少未嘗深染於其習俗而不可轉移聖人何忍遽絕之孟子不為己甚之說蓋出於此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註包曰仁道不遠行之即是

集註仁者心之德非在外也放而不求故有

以為遠者反而求之則即此而在矣夫豈遠

哉○程子曰為仁由己欲之則至何遠之有

朱子曰欲有好底如我欲仁可欲之謂善不是情欲之欲○仁本固有欲之則至志之所

至氣亦至焉○問斯仁至矣至若來至之意

口昔者亡之今忽在此如自外而至耳如易

言來復實非自外而來也新安陳氏曰斯字甚緊如時人斯其惟皇之

極之斯即此一字貼斯字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

註孔曰司敗官名陳大夫昭公魯昭公也

疏文十一年左傳云楚子西曰臣歸死於司

敗也杜註云陳楚名司寇為司敗也傳言歸死於司敗知司敗主刑之官司寇是也此云陳司敗楚子西亦云司敗知陳楚同此名也

集註陳國名司敗官名即司寇也昭公魯君名稠習於威儀之節當時以為知禮故司敗以為問而孔子答之如此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

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

知禮孰不知禮

註孔曰巫馬期弟子名施相助匿非曰黨魯

吳俱姬姓禮同姓不昏而君取之當稱吳姬

諱曰孟子也

疏

史記弟子傳云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鄭玄云魯人曾周公之後吳秦伯之後故云俱姬姓曲禮云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又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此云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云魯春秋去夫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子卒及仲尼修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因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吳春秋無此文坊記云然者禮夫人初至必書於冊若娶齊女則云夫人

論語

述而

四

秦伯是
周公伯
祖

姜氏至自齊。此孟子初至之時。亦當書曰夫人姬氏至自吳。同姓不得稱姬。舊史所書。蓋直云夫人至自吳。是去夫人之姓。直書曰吳而已。仲尼修春秋。以犯禮明著。全去其支。故經無其事也。

集註。巫馬姓。期字。孔子弟子。各施司敗。揖而進之也。相助匿非曰黨。禮不取同姓。而魯與吳皆姬姓。謂之吳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者然。

厚齋馮氏曰。古者男子稱氏。辨其族也。疾子稱姓。厚其別也。故制字姓從女。稱孔子時孔

子在陳。蓋記于陳也。

慶源輔氏曰。婦人稱姓。周女曰姬。宋女曰子。齊女曰姜。楚女曰芊。是也。

吳氏曰。謂者何。人謂之。春秋哀公十二年。書孟子卒。不書葬。疑謂之。孟子者。魯諱之。而謂之吳孟子者。當時訛誦之語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註。孔曰。以司敗之言告也。諱國惡禮也。聖人

道弘。故受以為過也。

疏。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是君親之惡。務於欲掩之。是故聖賢作法。通有諱例。杜預曰。有時而聽之。則可也。正以為後法。則不經。

故不奪其所諱。亦不為之定制。言若正為後法。每事皆諱。則為惡者無復忌憚。居上者不知所懲。不可盡令諱也。人之所極。唯君與親。纔有小惡。即發其短。非復臣子之心。全無愛敬之義。是故不抑不勸。有時聽之。以為諱惡者禮也。無隱者直也。二者俱通。以為世教也。孔子所言。雖是諱國惡之禮。聖人之道弘大。故受以為過也。我荅云。孔子得巫馬斯之言。稱已名云。是已幸。受以為過。我云。苟有過。人必知之。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我荅云。知禮。若使司敗不譏。我則干載之後。遂永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為知禮。則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受以為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為幸也。繆協云。諱則非諱。若受以為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邾司敗之問。則詭言以為諱。今苟將明其義。故邾之言

為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為黨矣。若不受過。則何禮之有乎。此章記孔子諱國惡之禮也。

集註孔子不可自謂諱君之惡。又不可以取同姓為知禮。故受以為過而不辭。○吳氏曰。魯蓋夫子父母之國。昭公魯之先君也。司敗未嘗顯言其事。而遽以知禮為問。其對之宜如此也。及司敗以為有黨。而夫子受以為過。蓋夫子之盛德。無所不可也。然其受以為過。

也亦不正言其所以過初若不知孟子之事者可以為萬世之法矣

問昭公取同姓之事若天王舉法則如何斷朱子曰此非昭公故為之也當時吳盛強中國主無霸齊景公猶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涕出而女於吳若昭公亦是藉其勢不得已之故非貪其色而然也天王舉法則罪固不免亦須原情自有處置況不曰孟姬而曰吳孟子則昭公亦已自知其非矣吳氏曰夫子受以為過則昭公不得為知禮可知隱諱者臣子之私是非者天下之公夫子答司敗與胡可謂兩盡其責矣葉公以証父之惡為直司敗以隱君之惡為黨彼蓋知直之為公黨之為私而于父子君臣之義幾

如也微夫子大道其隱乎

雲峰胡氏曰使夫子而直指君之非則自無君臣之禮使夫子而不自引已之過則遂無婚姻之禮何以為萬世之法哉

通考董氏彞曰孔子之過過於愛君周公之過過於愛兄所謂觀過斯知仁其此之謂與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註樂其善故使重歌而自和之也

疏此章明孔子重於正音也反猶重也孔子共人歌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樂其善故使重歌之審其歌意然後自和而答之

集註反復也必使復歌者欲得其詳而取其

物云善者孔子善之也必使反之賞其善也而後和之學之也與人歌之禮也若使反之而則嫌乎以歌工待之也

善也。而後和之者，喜得其詳而與其善也。此見聖人氣象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蓋一事之微，而眾善之集，有不可勝既者焉。讀者宜詳味之。

新安陳氏曰：集註取與二字，如孟子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初則取之，既取之而許與獎勸之。
附朱子或問：程子以為善人之歌而遽和之，則已之所歌，乃殘章耳。故必使反之而後和，則已之所歌亦全章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

升菴外集曰：晉書樂肇論語駁曰：並齊謂勉強為文，莫陳際難識。云方言，伴莫強也。

凡勞而勉者，若努力者，謂之伴。莫，故文莫。暉勉也。言凡事勉，則可皆及於人也。孔子誦之，而意世人所言如此。雖然，至於躬行君子之道，則吾未得。其人，也。嘆世之君子也。物云。

得也。皇本

註：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孔曰：身躬為君子，已得未能也。

疏：此章記夫子之謙德也。

集註：莫疑辭，猶人言不能過人，而尚可以及人。未之有得，則全未有得，皆自謙之辭，而足以見言行之難易，緩急。欲人之勉其實也。○

謝氏曰文雖聖人無不與人同故不遜能躬行君子斯可以入聖故不居猶言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朱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莫是疑辭猶今人云莫是如此否言文則吾與人一般如云聽訟吾猶人也若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與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之意同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於力反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於豔反

曾讀正為誠今後古

物多是或人贊孔子而孔子以謙承之也又唯是也是如是也止唯如後世政爾故馬駁解以正如所言也蓋孔子自言吾非仁聖吾學仁聖也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學之事也公西華深知孔子故嘆曰正如所云非學亦不能也謂孔子非學也弟子自稱也

註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也馬曰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

疏唯聖與仁人行之大者也孔子謙不敢自名仁聖言已學先王之道不厭教誨於人不倦但可謂如此而已矣此章亦記孔子之謙德也

集註此亦夫子之謙辭也聖者大而化之仁則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備也為之謂為仁聖之道誨人亦謂以此教人也然不厭不倦非已有之則不能所以弟子不能學也○晁氏

論語

曰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以故夫子辭之
苟辭之而已焉則無以進天下之材率天下
之善將使聖與仁爲虛器而人終莫能至矣
故孔子雖不居仁聖而必以爲之不厭誨人
不倦自處也可謂云爾已矣者無他之辭也
公西華仰而嘆之其亦深知夫子之意矣
新安陳氏曰自爲觀十五志學章可見教人
觀博文約禮可見皆不外乎知行
朱子曰仁之與聖所以異者大而化之之謂
聖若大而未化之只可謂之仁此其所以異

陸無病字一本云子疾
病皇本同鄭本無病
字案集解於子字篇
始釋病則此有病字
非誅力軌反說文作
誼或作譚禱思功
德以求福也以誅爲誼
也
物言甫語解如假甫泰
筮有常之甫 聖業
訓沙亦通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

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註包曰禱禱請於鬼神周曰言有此禱請於

鬼神之事孔子曰子路失指誅禱篇名孔子素

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疏誅禱篇名誅累也累功德以求福子路失

也此章記孔子
不詣求於鬼神也

集註禱謂禱於鬼神有諸問有此理否誅者

哀死而述其行之辭也。上下謂天地。天曰神，地曰祇。禱者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也。無其理，則不必禱。既曰有之，則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又士喪禮，疾病行禱五祀，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己者。初不請於病者而後禱也。故孔子之於子路，不直拒之，而但告以無所事禱之意。

厚齋馮氏曰：士有誄，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則誄。周官六辭六曰誄，是也。禱疾亦誄其功德，故謂之誄云也。

雙峰饒氏曰：誄如哀公誄孔子是也。

儀禮第十三篇註云：謂門戶竈行中霤，盡孝子之情。五祀溥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

朱子曰：在臣子則可，在我則不可。聖人知有此理，故言我不禱，而不責子路之非也。疾病行禱者，臣子之於君父，各禱於其所當祭。子路所欲禱，必非淫祀，但不當請耳。○病而與聞乎禱，則是不安其死，而諂于鬼神，以苟須臾之生。君子豈為是哉。祈禱卜筮之屬，皆聖人之所作，至于夫子而後教人，一決諸理，而不屑於冥漠不可知之間。其所以建立人極之功，於是而備。慶源輔氏曰：疾病而行禱，乃臣子迫切之至。

情在周公猶爲之。然周公則可。武王則不可。一領子路之至情。明在已之正理。夫子之心。卽天地神祇之心也。

孫皇本

孫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註孔曰俱失之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不及

子念反

禮固陋也。

疏言奢則僭上而不順儉則偏下而寡陋二者俱失之與其不順也寧爲寡陋是奢不

如儉也此章

戒人奢僭也

集註孫順也固陋也奢儉俱失中而奢之害

大○晁氏曰不得已而救時之弊也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爵歷反

物君子知命故坦蕩小人不知命故長戚

註鄭曰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貌也

疏君子內省不疚故心貌坦蕩蕩然寬廣也小人好爲咎過故多憂懼此章言君子

小人心貌不同也

集註坦平也蕩蕩寬廣貌程子曰君子循天

理故常舒泰小人役於物故多憂戚程子

曰君子坦蕩蕩心廣體胖

述而

七

物之温而厲即之也温
聽其言也厲威而不猛
恭而安望之嚴然

論語
卷之七
三

○子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陸云一本作子曰厲作例皇本作君子審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為是也

疏此章說孔子體貌也言孔子體貌温和而
能嚴正儼然人望而畏之而無剛暴雖為

恭孫而能安泰此皆與常度相反若臯陶謨
之九德也他人不能唯孔子能然故記之也

集註厲嚴肅也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

所賦鮮有不偏惟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

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

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抑非

智足以知聖人而善言德行者不能記故程

子以為曾子之言學者所宜反復而玩心也

朱子曰厲便自有威意不猛便自有温意温

威恭三字是主厲不猛安是帶說如伯夷柳

下惠猶未免偏下惠則温勝厲伯夷則厲勝

温○問集註云陰陽合德竊嘗因其言而分

之以上三截為陽而下三截為陰似子有合

然又以上三截為陰而下三截為陽亦似有

合未知所決抑聖人渾是一元氣之會無間

可得而指學者強為之形容如且以其說自

分三才而言則温然有和之可挹而不可屈

奪則人之道也儼然有威之可畏而不暴於

物則天之道也恭順卑下而恬然無所不安

則地之道也自陽根陰而言則温者陽之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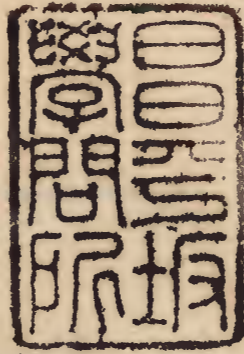
厲者陰之嚴威者陽之震不猛者陰之順恭

者陽之主安者陰之定自陰根陽而言則温

者陰之柔。厲者陽之剛。威者陰之慘。不猛者
 陽之舒。恭者陰之肅。安者陽之健。蓋渾然無
 適。而步中。和平之極。不可得而偏指者也。
 曰此說推得亦好。○此雖是說聖人之德容
 如此。然學者也當如此舉偏補弊。蓋自舜之
 命夔已如此。而臯陶陳九德亦然。

按述而第異同志於道。註云志慕也。道不
 可體。故志之而已。集註則云志者心之所
 之。謂依於仁。註云依倚也。仁者功施於
 人。故可倚。集註則云依者不違之謂。五十
 以學易。疏云孔子時年四十七。集註則云
 時孔子年凡七十五。十字誤無疑也。子所
 雅言。疏云正言其音無所諱避。集註則云
 雅常也。聖人吾不得而見。章句以聖人君
 子。人君恒皆為君。疏云君子謂行善無
 意之君也。集註則云君子才德出眾之名。

與其進也。節疏云孔子以門人怪已。故以
 言語之言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也。
 怪我身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乎。人若虛已
 自潔而來。當與之進。亦何能保其去後之
 行。



大正印

